

瓠

瓠

洞

續

稿

甌甌洞續藻文部卷之十三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疏引四首

題南岳僧募請藏經緣疏

南嶽僧寂慶遠來叩予坐談岳景之勝若移而置眉
睫間令予思欲矯杖欲飛矣徐起和南謂予曰岳蓋
七十二峯而七十二寺據焉其先三千七百祖師神
解大法流照叢林遐哉邈矣惟是側刀峯則大千禪
師主之而佛法中興嘉靖間故相內江趙公嘗以史

官奉使登岳訪千師與之遊赤帝峰探所謂朱陵赤館遺跡得古斷碑讀之大悟非人間世也因益崇岳祀而尊信千師暨爲宗伯時又遣官齎送藏經及銅佛銅鐘入山屬千師奉以爲世守久之千師涅槃吾師海量繼之延請高僧閱經三載其後寺日頽經日蠹則峯勢孤高易受風雨故也遂又改建藏經閣於祝融峯以待施經者頃沙門行遊東吳還過廬山掛錫黃龍寺與衆僧閱經因問此經卷帙莊嚴無異金函貝葉安所從來諸僧曰徼福 皇慈頒自內府蓋爾山寺遂爲祝聖道場乃吉水會司空寔有力焉沙

門竊不自量而有所請夫廬雖名山不列五岳惟南
岳之尊俯四岳而小天下而祝融又岳之第一峯無
論仙隱禪遜代不可勝紀卽自上古所稱祝融遊息
帝舜巡行神禹得金簡玉字之書以治水槩非諸岳
有也乃獨不得內府頒經爲鎮山之寶七十二峯諸
弟子卽無一善知識而能不以爲缺典乎茲行將南
趨金陵北走燕都謁諸公卿士大夫冀其大發慈悲
歡喜心爲隆施請補此缺經云不住色布施不住法
布施福德無量豈必不遇趙相國曾司空其人乎第
被衲持鉢公府所厭見而又安得鼓空舌以動之願

乞仁者一言爲容庶幾不負名岳且不负明時也予因疏其意題之而復贊之曰和尚有志哉夫佛家法海可變而蘇也山可納而芥也西域之經可駝載而中國也無一足以難其志者汝但勵汝志佛力山靈且護持之予耄矣豈復能以一言爲岳輕重

爲唐侯建生祠疏引

州與瑞鄰而爲瑞人所暴且二百餘年蓋不啻魚肉之矣萬曆初蘭溪唐侯領州牧來見州人畏瑞人如虎則感然聚父老而謀曰瑞人蠶食吾土不賦不役且月人剝財焚室廬繫累妻女無虛日豈其負固裔

民哉此縣經界未明耳經界明瑞人亦吾人也安得
影射脫籍兩不受約束而獨爲州厲夫琴瑟不調必
起而更張之失今不圖州漸爲空國而瑞亦釀禍不
細欲安兩界之民無如立里便父老欣然有喜色而
猶私慮其難乃戾業已有成筭先爲州人復宋山南
潭除兩大蠹以示威信瑞人無不股栗徐奏記兩臺
使請立里兩臺使如其議疏 上凡再奉 明命兩
界之人心始定益服戾神明由是盜者棄弧矛而共
賦役居者釋械備而安漁樵此戾之有造於州也非
徒父母之也會戾遭母喪去而嗣戾者欲掩其功而

自見才謬謂立里非計且罪及一二倡義者人情頗
爲所搖幾至中變幸 明命昭昭在也越十餘年更
兩張侯相繼綏緝不獨州人安卽新里之民亦視州
爲樂土父老思侯之功謀欲建祠尸祝侯因介諸孝
廉文學來乞言於予予曰徵父老言予亦志之矣古
語有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夫
侯智於察禍本而勇於建大議而復排衆論冒群疑
奮不顧身以圖之卒一舉靖兩界之難遺于百年之
利此其功不謂之非常乎且也割常祿以充公費歸
之日實不持一錢州人人能言之是何可終泯也乃

今建祠之役一人倡義衆人群而樂助之益可以觀
戾矣不然戾去州已久其守它州又已被謗削籍去
父老何所爲乎祀典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戾庶幾無忝哉

重建通真觀蓬萊宮成奏功疏意

伏以道闡虛無總先後天而立教機呈法象超億千
劫以揚靈匪緣神貺之普昭曷啓人心之多助祥
臻福地景集叢霄國倫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帝降玄天丹傳紫府父靈母聖珠懸淨樂之官

腹實心虛鼎采崆峒之秘上祖羲皇奇偶重德合陰

陽下開老子五千文功參造化推移四象恍有物而
冥有真鞭駕五龍上無天而下無地朱陵赤館表章
夙重於衡山貝闕金墉秩祀充崇於天柱維闔郡凜
茲甲觀自前朝建在壬方帶複嶺以象崑丘淑氣氤
氲四境襟重湖而稱弱水靈光照耀三辰勝勒通真
伏臘走萬家香火場開祀

歷歲滋多致故宮漸圯羽士側身而頂禮居人觸目
以傍徨爰屬下臣恭圖始事倡言募化合力經營鳩
工慮材約貲五百餘兩聞風仗義取助六十餘人各
發歡喜心同修方便福匠石操斧斤若神運公輸引

繩墨如天工門屏飭而瞻望彌尊輦道除而趨將蓋
肅殿廊森峻非徒革故鼎新金碧輝煌寔似珠聯璧
合鼇移海上虛空神島飛來大吹雲中彷彿帝居切
近燎燭交輝徹曙烟日月之重明笙璫合奏盈庭賀
乾坤之再造朱幢寶蓋凌灝景以飄揚慧劍陰符應
置樞而奮迅奉 虛皇永安朝享列天將分布威靈
川嶽改觀 神人胥悅伏願 洪慈廣賚浩澤均沾
默牖民衷家興仁而戶積善陰扶 世運 君壽考
而國太平災疹不生比屋拜康寧之賜雨暘時若連
阡樂豐穰之休

重修銀山寺緣疏

銀山在州西北十五里許卽州之主山黃姑駁駭其
後蟠龍蜿蜒其旁土多赭色金銀氣出焉下有靈湫
經四時不涸而古剎建巖窺有泉石之勝不知荆自
何代宋蘇學士子瞻嘗遊此而奇之大書鐵壁二字
留鐫石上後人因建蘇公亭於寺側以表高風遂爲
一方名蹟予蓋三過茲山俯仰徘徊頗愛其幽勝顧
寺漸荒落無可結社處而蘇公遺像亦已移置伽藍
案頭叩之沙彌不復知亭所在閱今又十餘年梵宇
僧寮頽廢且盡不惟事佛難卽棲僧難矣里中長者

豈無善心屬累歲大饑益以流疹貧民迫於救死富
室困於責逋力有所不暇給姑徐徐焉則神人之所
恫也今者年穀稍登而州大夫又時時下寬卹之令
民間漸有生氣而善願易生予友郭生宏遠乃以兩
沙彌來屬予題疏曰此千萬劫一時也予其圖之予
因以郭生言告州大夫州大夫亦曰此千萬劫一時
也予其圖之予又以州大夫言告里中長者里中長
者亦曰此千萬劫一時也吾與子共圖之予以是觀
人心之同而知佛力之大乃偕題緣疏用告十方各
發歡喜心破慳吝識稱家度力佈粟捐金乃召工師

經始領袖董役州大夫將按籍以考其成使叢林再
闢像教重興種福之田蕪而復治照寂之火滅而復
災此所以樹無量德結最上果也夫寺以山名山以
人顯厥有自矣有其舉之而猶徂今以廢古豈有所
難乎彼給園施宅何人也今基不待卓錫費不至布
金又合一郡宰官善男女同聲齊願為之視古人難
易且十倍豈吉祥善事必待古人復起而後倡將
毋寺從地出乎諸檀越勉矣偈曰

我觀佛林中種種多羅樹樹樹開寶花花花結真果
分果食衆生果盡樹如初生意本不息來歲復如茲

可知世間財一切非我有但得託善根時聚亦時散
禍患伏多藏喜捨從乃心怨府難久告福田可耕穫
念彼銀山僧徬徨無寧處諸佛行播遷十方焉皈依
爰發菩提心遍告善知識未旦鳴金鈴群迷夢時覺
了然心卽佛破吝修功行總不責果報自作無量福
讀十四首

仲和宗侯像讚

庚也帝胃膺土維叁二鄂之間輦茲輦石念尔

昭祖縣縣王澤世席其休紫衣丹宅氣以居移神緣
靜懌含英咀華飫彼靈液其禮滋恭其志彌適曷以

儀之如金如璧

如澄和尚小像讚

和尚和尚自供自養有菩提心無風塵狀披袖數珠
貌瘠神王耳息潮音目平海藏立但倚空行以曳杖
出山何營面壁何嚮叩之默然豈淨諸妄我亦繼摩
竊有攸望三禪非真四大非障一悟無生便躋無上
題少宗伯于禮朱先生像讚

嗟乎先生予父行也學爲通儒立朝凜風節後進
生多北面事之予少嘗登先生之堂見先生貌古而
軀幹屹立色溫而襟度汪洋侍酒論文令人累日夜

忘倦已又舟送予四十里而後別因訂過訪之盟會
予薄遊於外席不及溫而先生亦不果至今且三十
餘年徒想像先生已不可復覩矣偶其叔子之楫奉
先生遺像來索讀予展而視之端冕而拜之儼然先
生復起含笑過予踐初盟也得無神有所通不以存
歿爲今昔乎乃若先生仕不忘丘壑處亦不忘
朝廷才有所不盡用而志固未嘗不自得此其大致
尚在阿堵中可想見焉非丹青所能肖也

程處士汝正像贊

余蓋聞從衰得白從白得老若有嘒乎其言之暨觀

蒙莊氏大塊佚我以老則又奚嘅焉目予與處士交
且五十餘年處士雖已踰耆而髯鬚差白乃其風神
俊爽猶然弱冠時而予則衰老甚矣直處士身處閑
闌心遊豈閑殖貨賄若虛蹈險阻若矢斯其為佚之
效乎茲圖形者又得其意於形之外丁益爲之改容

梅僧像贊

予爾緇流蚤聖願力沃若龍華淨土期植真空不空
至相無相孰圖汝形能無汝障幡動無影鷄鳴匪聲
彌照彌寂阿堵含精如意在手欲前且卻問何所之
西方極樂

李季宣小像贊

何物季宣皎然冠玉望之若仙被以奇服含章爲展
吐辭爲瀆淮海維揚地靈天篤昔左氏稱公子鮑美
而豔于大叔美而文季宣其兼之乎

陸無從先生小像贊

不佞遇無從最晚而聞其博雅名則甚著此一解后
秣陵遂爲莫逆友今再遇則皆額額老矣誰爲無從
貌者易逢衣爲岸巾野服曳杖而步松菊間姿態神
情閒朗可挹此政嚴壑所宜置卽使稽含替之不敢
謂其非託也不佞何言

按察何月梧公像讚

何公故秦人守武昌時予尚孩孺比長從父兄聞公
多惠政隋直不阿至冒群疑立發楚世子弒逆卒正
典刑定綱紀至今談者髮上指冠勁氣何凜凜也乃
竟以此爲當時首鼠者所嫉陰行譖而罷其山西按
察副使以歸歸始家廣陵爲廣陵人暨予入仕則又
聞公自爲郎時嘗正色拒權璫抗言抑寵幸方士心
益壯之恨不一望其風裁今公下世垂三十年其孫
昌祚儼然奉公影子來索贊予起而端冕拜之則勁
氣凜凜在也嗟乎何善畫者能得公生氣而善贊者

忍於負公豈其無丈夫氣耶予不知其解矣

程處士希準遺像讚

嗚呼處士偉丈夫哉何體幹魁梧風神明秀有如其
生也而志墓者又謂處士侗儻不群孝友成性賈不
射利儒不微名狂不狃少年俠不扞文罔庶幾于木
之匿駟儉膠鬲之混魚鹽者乎逮其晚節思返幽貞
抱甕灌園懷經種樹屏紛華以自葆委元化而待終
則信乎息土之逸民天都之小隱也其仲子法貧而
嗜學遇予白門痛父遺形跼而乞讚讚之

自讚小像

醫嘻此予七十老友像也人謂其似予然耶否耶蓋予與此友交自少至老無一日不面第未嘗問其姓名至與共安樂同患難不少變色殆又非面交者今皤然耄矣而氣猶然腴而神猶然王而風襟韻宇猶然磊落不羈望之殊不似耄也夫不似耄安得似予醫嘻予自有真像卽似非真予也何論不似

徐明府公綰像讚

猗歟都哉公之冠冕南州也豈徐孺子之苗裔耶何其清德似孺子也夫孺子以清德隱而名高公以清德顯而名並高殆千百年稀覯予不自意晚遇公蓋

望之若黜珠冠玉而神鋒獨藏挹之若芳芷幽蘭而
風韻獨遠徐察其自樹又若脩松交梓而材節獨堅
且長皆清德之象也乃豈弟之頌在楚越台鼎之望
在士林則清德之徵也彼貌公者似公矣豈必盡似
公哉

徐幼鯤小像讚

噫此吾友徐幼鯤歟何清修之度朴茂之風猶有近
古人者儼然毫練間可挹也而愉色婉容知有親也
而角巾野服不知有官也而明有所不盡用氣有所
不盡吐則瑩精於學府選志於執林所為不朽圖者

重在内也豈亦傳寫所能槩乎予庶幾知幼鯢耳

呂惟烈小像讚

嚙嘻龍種鳳雛金鱗錦羽質有其文維皇昇予美哉
象賢秉茲儀宇丹青者誰貌之毫楮英骨軒軒仙風
栩栩氣徹冰壺手侔玉塵聲壑昂霄優游章甫時然
欲咲時然欲語端冕視之若僂若偃改容叩之若鏡
靈府宅相如斯良當公輔寫照神奇亦莫與為伍

冠巨源山人小像讚

豫章涂生為巨源寫小影成巨源持以示予且索讚
予睨而視之居然一巨源也夫巨源少富而今貧少

遊而今息乃其性好讀書耽詩嗜酒則生平如一日
其貸也不知其嘗富其息也不知其嘗游意恒栩栩
自適殆未易狀也余生乃能會神情於筆先悉姿態
於象外使人望須眉而知其為詩人酒人將揖而與
之語可不謂工妙哉

銘六首

太極研

易有太極儀像生焉硯有具體經緯臻焉磨而不磷
其道乃全津津乎辨老少渾渾乎若大園

荷研銘

質若玄王製為夫渠既堅且潤金水之儲真人與游
墨士與居比德不瑕流光四隅

瓦研銘

琢石為瓦形如偃月不事深文尚玄守墨未央燼餘
銅雀玷銹彼易失真爾完且潔

八角研銘

熒熒端石規之若輪四極象天巨以漢津八紘象地
環以大瀛和墨濡筆君子經綸

筆筒銘

憶予為中書時嘗入空同山問道逢管城子曰與

俱留山中日侍廣成子爲掌記久之不倦廣成子曰
爾孺子可教矣

斑竹詩筒銘

爾衷空空爾文斑斑惟空乃文衆美斯閑閱若雲爰
啓若天關好音千里無徃不還

跋九首

跋何仁仲二園記

予性故好園居蓋聞友人何仁仲治兩園雲夢間並
據幽勝欲徃觀之未能頃仁仲自爲兩園記携以視
予則一在城隅一在水村諸樓閣亭館之宏麗木石

禽魚之克羽烟霏晴晦之變幻無不繪在筆端種種觸人心目有如行雲變之渚應接不遑因觸仁仲而戲之曰茲記出二園豈君有哉

暖車牛圖

服牛駕車自少昊氏始中古之世率用以供兵輜其後則卿士商旅並得將之引重致遠利天下惟以車上之飾別等威耳此圖凡三牛車車大小牛之少及御涉緩急具有情態雖縷殘墨激猶足稱雅觀乃敬美斷以爲唐宋間筆而孔炎則又自謂出五代厲居貞手予並不知其解也安得起牛口人而問之

跋李文正公辭翰卷

吾楚先輩以相業辭翰名當代莫如李文正公公相業彪炳國史無庸復贅卽辭翰在當時已爲獻吉所推重而至于今且百年餘雖單詞尺牘學士大夫家珍傳之則又慕獻吉而增重也夫巾以林宗折角扇以安石長賈而况公所撰著自有足珍者乎予觀卷中二詩六帖子神情婉雅筆法蒼勁儼然挹先輩高風而知獻吉非浮譽行甫之珍之也知言哉

宋人伐木圖跋

潁州人黃鵠年甫弱冠工白描嘗客遊梁楚間數歲

不爲人所賞識頃因王行甫謁予予視其筆法頗近
小李因携之吳見王元美元美見而大奇之贈以詩
其名稍著此卷蓋在吳門冊中作亡論毫穎纖細意
態安閑玩之能醒人心目卽夫子當大樹下受侮宋
人時猶然與二三子雍容不失常度又似能有所窺
於象外者予益心賞之藏之家笥亦當一妙品矣二

跋子昂馬卷

卷爲張肖甫所遺云出趙子昂手予卽不能辨真贋
然未敢謂子昂之後無子昂觀此馬方首圓骨張腹
修尾若初出渥洼水中雖銜檠未施而神氣飛動已

有橫行萬里之狀矣其爲飛黃奚疑一僕官引之又
若奉詔開天閑備法駕使人人竦意竊觀神品哉載
筭中十餘年適安小范過訪山壘出以視之雅見賞
識因跋其後以爲贈蓋小范天下才宜畜天下馬也

跋張幼于座右銘

幼于製銘侑座辭警而秉惕庶幾御溫厚而知穿蔽
厭滋旨而識空曠以禔其躬而與一世無廷蓋其慎
哉語有之心與慎華則心與險會慎斯術也幼于其
無所失矣

跋張幼于諸銘箴

蓋聞古之行善者非名之務心自甘之故險易不渝
初終並篤爲能符神契而結人情與夫內所外同吐
實懷詐者不啻徑庭也幼于自所居所御莫不有銘
有箴茲何爲者不可謂自甘善乎

江妃賦跋

羨長楚游偶有所遇因作賦以自喜而託之江妃爲
名才既俊美辭復精宏覽者無不心艷之而予獨有
微諷焉鄂渚市門逢鱗蝨得聞麗妖妙有如賦
所稱其人與于周旋乎羨長曰予不聞宋大夫有言
天下佳人莫若楚交甫與予所遇皆楚妃乃得援故

事以宅奇遭庶幾其人相當耳予撫掌而咲曰子實
夢乎夫江妃解佩交甫懷而失之且遂失妃所在夢
也楚又有所爲神女者願爲楚王薦枕席而卒薄怒
自持不可親附徒以微詞相感動亦夢也子從枕席
之間遇江妃將無夢中夢乎第宋玉能爲楚王賦神
女子亦能爲交甫賦江妃補秣苑之闕文破千古之
大寐庶幾其有謂矣

饒孟縣手蹟跋

嗟嗟此予故人饒孟縣家信也大之約束內外督護
子孫以及供賦役謹蓋藏量出納分任僕婢諸纖膏

媿瑣一一心畫而手條之又無一語不可告人今孟
縣公久下世其子于豫奉以爲手澤襲以爲家珍每
誦一過則哀痛哽咽不止因携以視予予儼然再見
故人也予嘗謂故人古人乃其家信亦逝古如此于
豫其知所重矣古孝子有跪讀父書而猶畫壁作棺
象者于豫豈非其儔耶

書三十一首

報同年書

隔歲不通一介之問且只尺也國倫不已薄乎乃奔
走之苦骨肉之戚則又未有聞於典謁者而欲門下

見諒愈難矣頃與試事撤棘後日益卧病顧所收汝
南七子皆一時之偶則先達者實倡之魯無君子斯
焉取斯信矣信矣近况何似案頭著述可使俗吏一
刮目乎兩郎君風氣日上想當非久大成以究門下
所未盡也去歲造訪酌中曾得一律久忘書上亦愧
不工今特書一扇奉寄併望賜和薄有所修於從者
伏惟諒之

復許相國書

國倫楚之鄙人也仕鮮令名退嬰多疾卽操觚學爲
小技三十餘年曾無字句可希作者頃以一二故人

憐其老而無述不擇蕪穢趣之付剗刪氏遂敢自忘
踈賤乞序宗工雖介茂承先容而實惶懼非其分乃
今書且垂成而佳序儼然適至不有大幸其奚以蒙
序中至以雅道區別一代數子而使國倫覩其間尤
過所望何閣下之愛國倫姑息甚耶夫孔室四科望
而未見鄭門六藝兼之爲難若閣下有所試而與其
進則國倫雖耄不敢不勉矣頒惠諸珍並非山家所
嘗見心感高義告之司藏惜不然之灰無可爲報恩
地耳茂承赴京先此申謝伏惟台慈諒登

報郭美命吉士書

兒子還得奉華牘。知不見耄幸。甚至聞哭太夫人過哀。而又出入山隧間。卜兆且未遽得。殊自辛苦。此自慎終之道。然亦可以惇世俗矣。夫以執事生平負奇好古。一解褐卽從館閣遊。讀中秘異書。而習見絲綸所自出。命世之學宰天下之才。蓋自今橐籥之矣。竊在通家。不勝私願。程萬里者。生武經門人也。不知執事何所聞而召用之。豈非太夫人之靈與名家世德之驗乎。此其人雖遊於形家而實慷慨好義用之。必不負所知也。

復張羽王書

唐書卷之二十一
歲暮得縣使致書而聞真作真賞之論心竊歎服鄙
人謬附知已實未窺作者之門何當高許乃爾頃遊
建業姑蘇所遇詞客強半如明公所慨王元美兄弟
畢竟非吳人也小集雖將完尚多魯魚亥豕之誤未
及改正故亦未敢遽傳明公與元美序則膾炙士林
久矣日內又得許相公一序刻未成姑俟另寄草草
復

復邢子愿少叅書

某伏在丘樊蓋從諸詞客聞明公大雅名已操舟過
弇山則明公儼然先之又從兩王氏兄弟聞明公識

畧襟度非諸詞客能尺寸也業已心嚮之暨明公執
珪仕楚則以宇下之分不敢輕率通姓名會張興國
丘潮州王太學胡山人三致雅意益不知所自豈朽
耄尚足與言耶明公甚盛德矣比聞督漕赴淮道經
富口竊不自量僭擬一望顏色屬津程緩急非索居
者所能知匍匐江門則仙帆飛越遠矣政自悵悔而
命使在門細閱來書情文款密生平爾汝交殆不是
過自顧謏薄何以承之惟是齊魯人天性文學古勿
論矣近自廷實于鱗爲明公嚆矢而明公新持牛耳
爭長秣林卽海內多奇鮮不相下而猶有下問焉不

登作者之庭不已也可勝歎服

再奉許相公書

初春胡茂承行業已附書申謝旬日後乃得奉佳序
入梓成書蒙冒龍靈腐朽生色譬之野人冠玉望者
改容俚婦佩蘭聞之爭臭然非其有而竊其似內愧
滋甚矣屬貢生莊某就試 澤宮敢以二部託之獻
典謁乞賜留覽大加繩削第令尺牘可傳庶幾不爲
門牆玷也莊生蓋某總角交而經術行誼至今賴之
相輔顧以數奇弗售晚通貢籍將介一命以爲日暮
途遠計心竊憐之倘蒙閣下盼睠推移卽九還國倫

恩猶過之矣緣恃吐握之風忘分瑣瀆不勝惶懼惟
鑒亮幸甚

奉大司馬張肖甫書

前歲得桃源令致書併浙中諸大作讀之神情並至
且知擁傳還京銘功大常業已草四詩志喜無便可
寄而漢陽劉生嘗一索字先容未敢保其能通心也
已又聞有總戎薊門之命兩年邊燧一舉三關晏
然可知名世勲伐必待其人乘其時而後振也去春
曾過弇山會元美語次極稱足下將相才福吾黨諸
子所不能當信矣信矣小集新成恨不得足下一叙

首簡今附莊貢士一部併錄四詩爲一冊陳上乞賜
裁教萬千莊名以善第之總角交而經術行誼至老
更相師友乃竟以貢籍晚就心竊憐之且家無四壁
旅乏懷資卽欲懸次乞一文學官恐亦未能枵腹待
也敢以託之足下足下豈吝一日之享不使寒士誦
大恩乎第年過六十飲食差強每念同袍故人心輒
怛怛動不已想足下此念同耳草率布其區區伏惟
亮察

報涉海徽書

十年前有方山人自豫章携足下書來知國倫在是

下神交之末啓緘誦之皆註列左馬旨世人且不能
句敢望能作乎久之聞足下登第後即有所陳諷失
當塗意抱牒南游則所謂吾道南也南益重矣夫復
何言國倫老於脈管卒無寸牘可傳非才之罪學無
術也有如足下才本天授而學又足以益才用意無
今用事無古海內諸名人見者無不避舍何有於國
倫而猶齒及之乎久失報書馳念若渴屬稚子士良
赴南雍便草草爲問併以拙稿附覽士兒微知嚮往
幸進而教之

報少宗伯忠銘王公書

恭諗明公負命世才應時崛起爲帝者師爲一代
文儒冠冕其不敏亦嘗竊窺述作之林而聞學士大
夫之緒談矣企仰宗工何止避舍顧十年以前役役
賤有司無階一望清塵非久則幘被還山迴與世隔
卽不肖姓名人且見厭敢復言薄技於大方之前耶
頃自友人郭美命任白甫移書儼然以海南四景詩
見屬且曰明公意也業已強顏應之猶冀其爲我藏
拙也豈明公不以爲蕪陋而收之且獎之乎異事異
事在昔聖人刪詩不擇閭巷史臣論世雖稗官野史
錄焉明公蓋命之矣見贈四章情至而詞益高古所

爲詠五指峯者又恍焉嶺海可縮坐我飛巒絕磴間
也因得如數和荅幾未免學步效顰之媿矣附使陳
覽併致區區之私統蘄崇熙不併

與郭美命太史書

鄉所爲四景詩強顏殊甚而宗伯公乃以爲可詣書
見報賦四詩贈之豈謂不佞承執事下風未必無一
語近耶若執事又以奉寄俚語爲可則不知其解矣
與任白甫書

以執事才謂當取一第探囊耳而猶濡滯少時咄咄
異事豈其好簡古之過不免有字句捩俗目耶前書

已微諷而執事吟詠不止竊有深慮焉幸執事自度以輕重爲緩急可也宗伯公躬吐握之風下問巖穴賤士即見示六詩洋洋雅音矣執事又欲不佞從而和之獨不惜形穢乎士兒不遇遠勞惋惜然不暇於山而蹶於垤似有天意焉比來閉戶抱書風氣日上異時不負名教則蔡夫子之賜大矣使旋草復

報張郡丞書

明公真心愛人而人樂親之即杯酒迎送之間可以觀德政況鄙人受明公厚遇萬倍尋常者乎偶送王侍御出富口而華緘適至情誼藹然又雙鶴翩翩若

自緱山飛來令人遽欲騎以仙去俟歸至北園時持
細酒聽其九臯之聲而協八風之舞太媮快哉吏旋
草草申謝

荅蔡督學書

側聞明公直節古行間關畏途且二十餘年而宏辭
高論所至爭購而傳之國倫蓋心嚮往焉恨無根柢
之容於記室耳頃有天幸明公來執楚珪謂可計日
親就又以一二子弟在序過自引孃未敢輒通名姓
會得明公所撰武錄序文讀之歛衽嗟服蓋不獨詞
格高古絕類秦漢人即兵家機事邊圉壯猷未有能

贊明公一籌者國倫何止避三舍也邇來習懶負病
政自屏鉛槧罷詠歌從方外人業養生習靜觀空微
有所適乃明公使至儼然授手書併以五經翼及紀
遊諸大篇授之復中其所心喜而好古好奇之興勃
勃不可遏漫成三詩奉荅來雅不自知其紕謬甚也
萬一明公不吝教乎望望冬間取道下雒國倫謹奉
以爲壇壝第計 樂命且下不待冬也甌甌洞一木
一石皆知舍意以待豈國倫不願爲負韃乎

報趙太守書

申州之游拉是下遇而不遇乃鄙人免後始有以國

士遇足下者鄙人蓋心遇之矣可勝私喜耶尊翁高
卧遺澤在楚人甚深楚人思尊翁即亦願足下重來
保釐綏輯之足下今且握玉麟符制股肱郡政視頽
渤聲徹兩都開府之日近矣豈必薄楚而使甘棠之
詠不繼響耶望之望之鄙人日就衰耄且當饑疹之
年生計蕭然情興落莫每念往昔雲日爲愁適稚子
士良赴南雍便令代申起居此兒稍知嚮往而本業
亦不甚荒倘辱進而教之亦可備藥籠一物也

報劉允陽司成書

國倫荆南鄙人且伏在林壑無可自通於尊貴惟是

齋居念世每聞 朝廷登用鉅儒輒鼓腹稱慶不啻
若九鼎大呂之重景星卿雲之奇也況我明公以天
下才乘時奮興歸然鼎甲蜚聲館閣垂耀虹霓風躡
夔龍辭嫺左馬異時相業光大可占所爲 社稷靈
長造福非淺鮮也私心傾嚮已非朝夕茲者士兒赴
監將得稟律呂在師襄受繩墨在匠石卽其父亦在
教澤中矣又安得泥未同之迹甘自絕乎伏惟公且慈
諒察不宣

報魏敬吾司寇書

往歲附徐參軍上書問候諒當無它浮沈非久卽聞

大司寇之報乃暫去北而南知閣下主盟斯道心在
王室比不爲邇南不爲遠優游翊贊弘夾輔之勞以
覓天民之業茲其時也第索處丘樊漸就衰耗然日
覩四方災疹邊燧明滅無時竊有杞人之憂虛勤漆
室之歎其在閣下身任天下之重長慮却顧抑又可
知願須臾無死以待 朝廷蠲卹疆圉平寧庶幾旦
暮事乎稚子士良居業南監遂得藉爲書郵令之代
申契濶并致區區之私伏惟台諒幸甚

報馮元馭驛傳書

閭門枉駕白圃留歡視燕邸邂逅時高義又數倍矣

扇頭長律字句精工奉揚清風宛在左右歸後不聞
一耗而台從入西粵更令鄙人增疑顧此時所在多
事西粵稍稱偏安姑信步以待何如僕老病日甚第
於文酒間興復不減明春且七十門下忍無一贈言
乎彼中士人有所謂張羽王者博雅君子也爲生同
社故交門下曾物色否問之南孺方伯得之矣

荅陳明府書

明公之治雋也秉夷黔之節而兼潁渤之政蓋四年
于茲不獨雋人歌之卽餘潤流風溢於比壤而比壤
之民且不勝延頸顧安得二鄂諸長吏人人明公平

國倫伏在丘樊無復世念每聞明公之風竊爲鄰國
私喜尤爲中州人物增重至於明公聞望勲業則不
假獻諛日隆隆起矣獨愧衰遲懶病不敢以姓名求
通塊焉自絕罪無可文詎意明公不計其過而閔其
無他儼然命使存之尺牘綢繆儀文腆繹遂使腐朽
土色薜蘿分榮循省莫知所自感何可言讀所纂邑
志慨然嗟服向所見近志似一家言今則一邑言也
明公卧理此徵其槩矣

復唐君平書

往歲不佞以職事從令伯於嶺海嵩河間契若金蘭

義同手足自不佞得放還山而令伯且無何下世回
憶二十餘年僅僅駒隙存亡之懷結不可解頃不佞
衰耄已甚百念俱灰豈知門下尚推令伯餘愛儼然
詒書問之似謂不佞尚可與語益令昔心復萌不勝
山陽之感比聞梅泰符云令伯有子且賢足以世家
學竊復心慰至欲執手道故則不能翼而往矣奈何
門下才美天授而又瑩精好古非老朽所敢當異時
樹幟詞林流聲金石稱不朽之業必門下無疑也望
之望之泰符詞華則麗酒態磊落大是江南佳品而
獨在舉子業不得肯綮門下得無爲之蹙括乎倚醉

東書不自知所謂幸諒

報李本寧大參書

明公自大梁之南顧生初不知其解已聞有西河之
痛疑其邸署不吉遂不辭遠牒不厭積薪而去以避
之其然豈其然乎乃好事少年友以是爲口實而浮
及其他以中之卽蕭蘭異臭玉石終不相淆然文章
憎命末世忌才陽九之厄未有能自完者生最無聞
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後王元美才名最盛而蒙謗議
獨多嗟乎明公豈能免於今之世乎姑自養晦數年
徵召安車且下矣生所晚交廣濟冠山人巨源貧而

能詩詩又不襲諸山人口吻蓋嘗游肖甫助甫玉叔
秉器諸名公間頗爲所賞識茲且遡漢江上雲杜求
明公之廬一舒其生平傾向愚意門下食客雖多未
可少此清狂品故敢削牘爲之先容幸聞人入之

復樊山王書

頃我昇甫樂善安貧僻居別館國倫得以矯屐託小
徑而入奉教移晷清風襲人是避王侯之享而尋

儒者之樂蓋古今希觀矣契濶二年無間通候厲兵
荒之後十口嗷嗷幾不能自振而獨銜杯嘯咏未盡
麋耳忽奉手書且有執筆之委而脫之腆緡何可當

日內家兒甥集客履盈戶所示諸集尚未能齊緘一
閱謹先拜命容少間當次第勉圖之蓋國倫於昇甫
投分不淺義無可辭惟少緩其期幸矣筆卷爲昇甫
家珍一旦割而見遺與受皆似未安且有高帝遺
像在不非臣民之家所敢貯也謹用歸璧餘族序成
之後奉報不宣

報舒給諫書

春首有書附盧上舍入京奉候未知得達否旋聞以
直言見放爲世道重爲鄂渚光且與嘉魚咸寧相繼
而作三鳳鳴此一放也蓋數倍於九遷矣山中朽壤

不聞理亂然爲天下大本慮亦復不淺且主上明聖未嘗棄直臣直臣進言批鱗逆耳即萬死不避何言放耶明公哲士惟有安意以俟河清耳知明公以暮春還里亟欲走唁旋以病奪久之則瘴暑逃之深谷矣偶便先附啓居姑俟秋涼移舟造訪豈明公所弗與乎

報徐行父庶憲書

江上之遇平居所不擬夢寐所不期蓋結志素敦馳神且久天亦因而輟輟之不然困逆石尤風炎氛蔽岸怒濤蹴天兀兀坐蘆蕭三日不得解纜何爲也哉

雖其時抱病戒飲而十六年契濶之懷宜寫幾盡蓋可謂寸晷而千秋矣歸語山妻稚子莫不鼓掌稱奇乃旬宣之駕不之楚而再之粵使國倫又有缺望羽王何厚幸耶國倫明年七十倘得苟延須臾明公開府來矣年來強飯如常兩孫娟慧可教而呂氏女且抱甥目前賴以爲日無它羨也

報張逢源工部書

稚子士良歸自白下述遇明公甚奇而明公視之大厚既觴之且館穀之又進而與之言詩稚子何知蒙茲異眷卽其父木石人未有不知感者已得贈兒諸

詩讀之清新俊逸駸駸大雅歷下故多才豈聞邊李
之風而興乎鄙人不自量蓋託之乎神交矣

與趙仁甫書

稚子回自南雍誦說高義不容口且拜書儀之惠甚
敦無任感激每念仁甫詞才吏事著聲江南翹企
徵書不遠朝夕去春忽聞左遷之報大拂輿情無論
鄙人愕然即坐客門人亦多憤憤變色此遵何說哉
新安友人間言纍端起自同類世道益復可疑願仁
甫安之絕口勿言所從來則受大致遠必自有時鄙
人蓋嘗屢躋世途飽經羣態亦有味乎言之也密邇

潯陽會當乘興造訪舍親張侍御即可爲東道主人
相見幸先及之

荅蕭舍人譽孝廉書

越疆見訪累久交歡且得把玩高篇有如涉珠宮臨
武庫光彩奪目應接不遑媿快甚矣第家貧歲儉不
能爲從者共芻糧以致飲不逮平原之期罰不依金
谷之數足下興盡而返得無爲地主藏汚乎從者重
來惠我雙玉鼎情敦價重鄙薄何以承之業已與子
壻親朋呼醪相勸酬共誦高義無量而又念及小孫
餽以精物何用情過乎銘刻銘刻日內偶有小冗兼

爲酒困時時負病即朱子上來僅僅一醉而別耳留
稿三冊已閱其二屬風雪中開卷擲毫微有呵凍之
苦故尚未能卒業俟新春同拙序馳上幸勿誅其愆
期也

報呂惟烈書

日來兩兒俱下第家祚可知歧望粵書踰半月尚未
見至豈賢壻亦有所待乎尊堂老夫人秋來康勝姑
婦極相安第望賢壻榮捷早還以畧爲歲小女藉府
門餘慶及老相公之靈於九月十三日丑時生一子
貌相命數易養易成此賢壻之大福踐夫婦之深幸

也因憶老相公當時欲返故里先託子議婚而後選地築室意頗深遠幸而有孫雖九原不起其靈益安可知賢壻以爲何如

報張叔見郡丞書

累日爲明公事鞅鞅不能平敝州士民尤極感歎莫知所出將走控兩臺又以有所畏而中止此其故似可端倪要之明公不必問也區區下情韓公祖則深知之無可奈何惟有仰屋幸韓公祖以贈言見委稍得爲明公輸寫不自之心僣極畏途險巇之狀竊意明公見之可發一咲浩然往也何如何如楚蜀殊疆

眉垂之卷一
黯然長別引領西望涕下潸潸謹遣人江上視行物
不成贐惟明公照之

報孫玄亮書

玄亮江東奇男子也坐談須臾鋒穎勃不可遏即諸
篇稍有好新之過然明珠照必十乘良馬駕必千里
其進容可量乎勉矣勉矣抱病抵舍始屬贈言偶付
便人寄上諸幸裁諒不宣

報徐南孺蔗憲書

分携十三年往往夢寐中再覩比其覺也益復淒然
涕下安得前旌入楚為班荆道故地乎弟且日向衰

顏而嗜酒耽詩興尚未減即兩子淪落孫尚可娛亦
不知世間何物可勝貧賤獨以里中荇鱸大疫風景
蕭然不能無隱憂耳羽王京兆舉西才子撰述簡雅
遂成名家自受知明公而其價倍重因而有山志通
志之役山居藉是不甚荒涼且辱明公愛及其兩兒
益感厚德不容口竊敢爲道謝曩見羽王寄有蓮葉
洞詩謂與明公同游見懷此何可當也

報方金湖大司馬書

曩者小僮還始知老夫人捐帷幕竊爲閣下關情第
以道遠歲凶不能遽申一奠無任耿耿遠勞大兄千

里見枉屬以誌銘敢不拜命之辱第思老夫人榮躋
八座禮冠蠶宮餘慶流光恐非賤士所能贊即閣下
所交名公鉅卿握如椽之筆以待指使者不知其幾
乃不它屬而屬之國倫豈其以國倫爲四十年窮交
不忍相棄已乎委非其任益用懼心容當取間搆思
具草請質至於珍貺見遺皆貧家所未覩情文鄭重
感刻當何如前詩序畧增數字附大兄轉達統惟裁
諒不宣

龔龔洞續蘇文部卷之十三終

甌甌洞續文部卷之十四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

書五十六首

奉少司寇丘公書

不望台光廿載餘矣人壽幾何長別乃尔且長公登
第心喜之而不能賀及其物化心哀之而不能吊同
袍之謂何而顧慙然自處以薄人情哉卽老丈憐而
見寬臯固不容遁矣邇聞卧龍復起雷域中而雨天
下第雖伏在草莽與有榮焉每聞大議輒爲社稷

快心書稱稽古稽謀屬之耆老今其皇上用耆老
時乎延佇太平幸強飯自愛第自得放以來頗安義
命業已知灌園之非賤食藿之非貧矣惟是一念故
人輒動悲感偶便附問幸裁察

報蕭翰林書

往歲得劉生戴生所致書知閣下不遺蠹朽尚欲引
而溫澤之古意相度具見不勝感服今閣下優游禁
近日讀中秘異書以嫺辭命而侍調燮卽吾鄉二左
屈宋且難於先達何有於某而猶及之敬謝敬謝

與趙稽勳書

自從者入京書郵斷絕山澤遺朽望天漢彌高矣古
今詞人多不善藏其用往往媒忌賈禍雖世俗妍淺
而君子之自處亦不應若是踈乃獨明公負兼才而
厚德又足以將之故享名而不爲名所累玩世而愈
爲世所推此必有妙用存諸君子拜下風遠甚矣客
歲偶從白下覓鐫書者因得握手於田班荆道故夷
猶名山古寺者幾旬日然未嘗一舉杯不北嚮念明
公也逮閱于田新詩大自賈勇精進其在明公益復
可知安得尺牘見遺慰我饑渴

與徐懋誠書

江門錢別兩閱歲華蓋自榮拜以後凡三得書不及一荅則以居無便郵遊無定踪非挾其貧且老自外也豈執事所不諒乎西曹清晏日與海內諸名公步武酬酢講求法比諮問諸故實無非進修地卽異時在事可應手迎刃而解執事以爲然否

復鄒彥吉書

游棹過錫山知公有戒裝之冗且聞邢君按部將至急欲避驄遂方命不及留歡歎負至於今矣山中有聞不勝駭愕曩言清風在江漢非敢爲諛也青蠅營營奈白璧何某德薄名微又索居幽僻不能爲公輕

重然聞永安耆舊持論頗公語云良璞不剖必有泣
血以相明者公其無慮乎乃公之風稜峭直不能依
阿人亦有難乎免於今之世者如何如何去歲惠書
今春始到與諸篇亦復稍露圭角豈詞家直道必有
不能盡藏其用者乎相唁一詩書在便面附行甫轉
致惟裁答

報大司馬張肖甫書

莊周兩生行業已具問而第園居文酒之興日復不
淺卽四方詞客踵至而索之烹葵共飽不必皆求羊
也足下保障元勳計當銘太常載盟府入贊機密此

實其期衰朽故人不勝延佇拙集諒已槩覽倘有可
采幸不吝一言重之

報許相公書

前月初舒翰吉行曾附啓候屬小刻佳序近遇善隸
書者另書改刻蓋重之也書成無郵寄覽偶年家楊
伯武赴京便謹以二部附上山中病羸無它過望所
上願者四方無警百畝有秋可忘憂以終老耳計閣
下參贊調燮定當遺天下以安而某何所用過計臨
發不任延佇

報耿在倫少司寇書

伏自明公再起正氣復伸有關世運不小雖於第有
雲泥之隔然明公親見道行而第亦躬被末照且得
舍鋪鼓腹爲田夫野叟倡亦明公之賜也今春重游
太和遇鄭陽李中丞於途坐談兩日夜多所新聞此
公兼才遠畧世所共推乃其學術之精心術之正則
明公流亞也渠亦尊信明公不啻自口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信然哉

報大司馬張肖甫書

莊周兩生相繼還里中並得手教且大篇盈牘蓋以
兼金芝葍之惠與若兩生侍坐時寒溫語卽三十年

交情數千里遠念宛然旦夕眉睫間也感激感激兩
生並戴恩遇之厚且捐貲橐裝莊已踰涯周亦無復
過望足下猶以爲未至何盛德甚耶邇聞薦晉宮保
入握兵樞夾輔之勞定當銘鐘鼎傳竹帛卽巖穴樗
朽借光爲多且使輕薄少年不敢謂詞人無當於世
用也喜曷可言適州官入覲便附起居諸不瑣瑣

報元美司寇書

商舶還得足下尺牘且知元馭自元馭元美自元美
有味乎其言之也元馭初入政府逢楚人輒問不佞
心極感之但不敢通一訊夏時偶逢閩中故吏附一

書併小稿候敬美未知得達否家信爲一問之兩郎
君想當連翩翹舉君家累葉光美尋常視一第自海
內士人望之難於登天頃不佞兩孺子在試文氣小
有可觀然不敢預卜蓋曰有命耳別後體中無它酒
德小進頃伯玉書來謂入秋當赴來王之約殊令勃
勃興動姑俟遣女後爲東計耳曹子念久許過訪不
至云何

報黃鳴臯憲副

使來遠矣非故人高義其誰數千里外致慇懃於空
谷耶感謝感謝邇聞騶從巡行下邑卹患賑饑澤遍

蒿萊謳歌載道萬山三峴不足碑矣又一方兵政載
修雖遐陬亦藉以無警何幸何幸武當之約屬冬春
間當遣女恐不能速赴卽赴而故人榮遷行矣奈何
前寄小刻政愧無當於大家乃謬加獎許豈生所敢
望乎使旋草復不任馳念

報何仁仲書

久不得足下耗且無郵致一字通心西望鄧子豈其
異域隕使在門授以尺書知相念甚及讀兩附記則
益牽我遊興恍焉坐二杏浮三洲也何當從孟孺之
後客足下幸舍哉新刻諸篇種種豪宕而有致卽一

二可刪無害於完玉司理公江表聞人而以文事見
委愧非其任第重違雅意奈何足下與孟孺有見在
之約喜不自勝北園初春常埽石漉酒以待

報錢司理書

某跼伏草莽老且病久不敢問世路人然如明公入
楚則龍德鳳苞楚人無貴賤遐邇無不快覩而誦慕
之業已神交卒亦不敢通咫尺之訊蓋草莽之分也
豈知明公誤耳遊談尚以某爲可與語折節輕千里
枉使問遺某殊不自意夫以明公江表名家腹笥典
籍筆挾丹青握讀來書窺一斑矣乃使某充贈言之

役何異乎般曠借耳目於塗人哉愧甚愧甚日內偶有兒女之冗不及構思少間當勉脫一草請質惟原
答千萬

報向葵卿侍御書

希使華牘鄙薄何敢承乃山川千古待予兩人一發其靈則世之所棄又天之所予也屬此時殘暑尚霍又將有事家廟未能遽出姑待遣人爲期而往幸諒之族人事屢藉鼎言戴德深厚及世世也豈其敢以短褐管屨赴尊貴之召乎感謝感謝適見公家季小試卷鋒穎殊銳卽大敵無怯矣造庭趨賀殆其期乎

復朱子得使君

經歲不通問相望爲勞小稿成書時亟欲寄覽求正
苦無便郵今會行父道執事有過訪之期業已掃迹
除榻用俟傾倒久之則載道將命至矣光景如流佳
會難偶計執事從吉以後又當有遠遊通家知音引
領何向能不悵然乎沁亭諸草爛然藝林而以彈射
之役責之鄙人何執事虛懷甚也來諭甚嚴遂不敢
自外微有評隲敬俟尊裁

與子得論詩

扇頭新詩種種凌厲別後奇進一至於此可謂不負

知知已矣及閔沁草強半參差豈里居與宦游其致
固不同耶乃執事雅志少陵而少陵之自謂有曰語
不驚人死不休苦心可想又曰老去詩篇渾漫興則
至老而化也執事當盛年學杜奈何采其漫興而畧
其苦心耶大率五七言律當以少陵十二家爲鵠不
厭沈着渾雅絕句當以李白王昌齡爲鵠不厭豪爽
奇偶七言古當以初唐諸子爲鵠而以少陵之氣魄
運之格愈宏麗句愈森嚴斯爲難耳其有任意縱橫
夾雜長短句皆于鱗所謂英雄欺人耳竊有所不采
至如五言古詩鵠在漢魏今草中獨少此請俟異日

再論

報鄒彥吉督學

夏末秋初兩謁郵報業已兩遣使持二詩候之江門
不得望前茅而返比州吏回則生以瘴暑憂旱病卧
幾不能興索得長書與大篇讀之不覺清風灑然投
於咽而襲於腋病去可大半嗣又聞舍舟命駕徑趨
鄂城携手再晤之盟兩不及踐悵云如何且山中病
夫百禮都廢又子弟列在膠庠引避嫌迹遂不敢修
虛文稱賀中意久不自安在明公必能視生形骸外
也

報王開封

中州之遇極荷相知蓋自展棄以後抱影蓬居無聊
一問天上人矣開封股肱郡累歲灾疹萬戶嗷嗷茲
得藉明公附庸而賑卹之想當比屋更生無復愁嘆
流離之苦竊亦爲之慰心并州故鄉不其然矣邇來
篇章盈案引領殊渴幾時洋洋乎來哉

答顧子敬

春間徃反江行不見子敬悵悵有所失乃子敬書來
重以久別爲念神相感哉至所論過時之歎幾不免
自傷乃古人所爲重厚積貴晚成謂何而子敬乃尔

也黃沙小地生冒虛讓之名而君家未享其實至今
負愧子敬每以爲言何易德耶而生愧益甚矣邇時
病暑閉關僅與萬里一朝暮見見亦蓬跼不爲禮子
敏愛我其俟秋氣稍清而後來乎適有君家襁褓客
鄭生貢士以逋亡命過敝州因而在顧生實不能駁
性見之似已有微憾甚矣客之不相知也面時爲一
解何如

報王敬美督學書

往年西歸江路頗安穩足下以訛言爲第繫心蓋所
謂愛至慮亦深也自足下入閩音耗遼阻又久不覩

邸報不知足下已榮遷未能以一言爲賀想當見原
元兄書來約第再往屬當送女不及赴意在明年春
秋之間爾時足下或以絳騶過里則大快也小集政
望批評示我更定乃槩無一語彈射謂何所示入閩
諸童精雅爲甚而三論與諸士業則兩兒爭寶之矣
兩兒並落落而諸從兒游者又多翩翩豪舉時命通
塞固然哉而賢郎與諸賢從亦復暫息何論豚犬兒
哉邵武人來第適以其口送女百冗蜩集且無以答
貺諸幸裁諒萬千

報大宗伯徐明叔書

去歲曾附數字一詩爲問久之忘其郵爲何人矣向
奉鄭中見慰書謂回首二十八年如一夢嗟乎千百
年亦一夢耳丈今懸車海上目覩潮汐盈虛曾不及
晝夜況浮生世路乎惟是去歲入吳不及一造再奉
笑語悔恨以至于今幸元美尚有續約果徃必不敢
自外也茲乘劉生便敬附起居併小稿一部寄覽

寄魏舜卿太僕書

長安之別一瞬二十年第且老矣再晤無期舊懷彌
篤且出處異路音驛淩疎如之何不悵悵也爲念明
公初以觸悍相排君側巨闕請劍未成懸車巖下

正氣大節炳如三辰明公豈復自意有今日乎乃天佑皇室世路廓清登用碩儒爲斯文盟主則天下士人並逆覩而企望之矣卧龍復起卿雲俱升延佇治平可勝舞蹈第自罷河南以還無復長進第安貧不廢學差足遣其餘年耳明公能無一念及乎

荅雲仙宗侯

客冬奉來教知君侯已悟無上秘非止爲長生住世計也其婚嫁初畢且將從事於斯第恐不得其門耳異時扶盧敖之杖結向平之期倘得從君侯於三山五嶽間乎未可知也

報丁元甫書

春首報書後聞天下計吏獻績承恩未有一出海
陽右者斯文九鼎宜轍康莊當自茲定價桑梓故人
無任忻快卽以久任之法不免再還故邑則故邑人
借寇天幸然內徵有期矣某垂年嗜酒筆研漸踈時
有結撰亦多醉中漫興不復程於大家自洞草以後
無一語可奉足下覽者言之不覺自失許相公不佞
故人且足下知己而不佞又與足下爲莫逆交則執
筆之役宜足下及不佞也但不佞巖穴人不能爲相
國壽託之乎不知可耳乃又爲人執筆是知而不賀

卷之二十一
一
恐涉虛情且足下獨不爲巖穴惜乎恃愛懇辭乞賜
原諒千萬

與朱上舍書

曩遇足下燕市中造次投分不減素交至以妙藥見
惠使數年老眼猶得篝燈開卷徼福爲更多久之不
可復得矣在大梁時爲草山中葬母詩奉寄不知得
達否偶會貴鄉林肩吾一問起居千里心慰因以前
詩再書一過附覽諸幸裁亮令兄邦憲諸郎想都克
肖年來有登第者否併問

報沈孝甫太僕書

往年齋捧尚得一會京師雖咄咄車馬間無暇倡酬而聲氣自相求應獨恨繼見之日少非久僕作山中人矣山中業與世違於中一無所繫乃明公之被譴而出應詔而入大於世道有關僕未嘗不嬰情焉集中三詩畧見鄙意道遠莫致明公得毋謂鄙人非人乎今者南滁之行不知所謂然名山重地非至人不能享知明公蕉鹿視之矣偶乘俞公臨往謁之便率爾附候諸不宣

與王行甫書

屢負訪期無以自解屬此月廿日士兒又添一孫不

勝賀客之擾適又送州別駕行別駕故御史以諫麟
謫蓋方正人也瀕行索詩文數首應之亦不勝運肘
之勞故復濡滯數日而使問再至奈愧心何擬五日
後無客卽發舟徑抵柯山雖巖寒不爲阻詹仲子前
三日過索母銘亦已面許王敬美目空海內獨推尊
濟南一人乃今齒及不佞謂與濟南互勝又似深相
知豈其所造漸入悟耶然不佞自不能當耳三文槩
閱一過獨世德篇引事累重反不類古作然乎否歟
容面請

報王元美書

王道友回得數字未幾使者遠臨具悉近况至以敬
美遺稿序見屬似非第力所任蓋敬美天才鴻筆爲
一世所共珍而所交名公鉅卿可託者不少何取於
第第重違尊意義不敢辭且第識敬美弱冠時中間
修通家之好附同調之盟垂四十年情誼殊厚而晚
年於僕更多獎借至謂第近體詩與于鱗作死後戰
塲未知鹿死誰手其言雖過而相知不可謂不深故
又不忍辭也屬諸徵文之責叢挫一時披閱敬美詩
文又不欲輕遺一字久稽使者旬日後乃得伸楮濡
筆勉就蕪草倚牘自顧赧然增慚非惟結構不佳抑

恐評隲未當何異以莖莖擊洪鐘引維繒而緣龍袞
乎幸足下爲我藏穢無已則繩削用之是所望也重
損佳幣空山荒歲無可奉酬幸諒此併謝前許胡孝
廉所編詩數久未見寄豈忘之乎頃於敬美集中又
見有所謂詩測不知可併惠否

報王公子書

僕於尊公修通家之誼者四十年凡三聚京師一遇
吳下亡論接杯酒談稊文卽兩家休戚升沈相關並
切不忝古道交矣自去歲得凶問後神霄氣結東望
赤心顧詩不盡哀奠不成禮遂爲此生缺事遠勞信

使以尊公治命屬序其詩文從冗病中草草卒業如
啓武庫而入珠淵光彩奪目無一種不驚世此得之
天才非徒學力大也以拙年而任首簡殊無當於大
家徒類用莖莛以擊洪鐘引雜繒而緣龍象耳重違
尊命脫草附覽併謝豐貺不宣

報趙慶白考功書

舊誼在秉雖久且遠曾不少渝曩在丑戌二春嘗因
門人之計偕者兩上短啓並未得報音或者天曹之
門典謁未易通也顧又聞執事自入天曹時起草在
朝時請告在野乃所建白則冠裳正氣而所詠歌則

風雅遺音夫至人不有一世乃能用一世有如執事
豈直用一世已哉僕耄矣嗜酒嗜文不減往昔獨以
十六七年不序故人一字鞅鞅有缺望焉

報宗良王孫書

屢勤書問含意獨深乃過訪之期久而未果生固料
足下必不食言而亦必不能遽發也每謂足下少負
奇年入始衰益復好學稽古砥礪名行藉藉佳譽大
爲詞苑增重顧猶有一日意外之事聞者咄咄豈足
下老懷能堪乎幸且安以俟之金雞未必無鳴時也
扇頭贈詩字句深穩不忝稱同調新舊兩帙業已如

命儻爲評騭大都求微疵於美玉責纖累於純錦而生之受益足下反深矣幸更裁定秋暑作毒食不成味卧不成寢草草數行附公臨以報不知所云

與用晦宗侯書

去秋僮還知足下有所苦第亦大自不安今年客自豫章來者踵相躡每問足下起居或言其畧或默而不言且望一字不得國倫罪人哉然足下之不必全小信爲貧也而第之不能仗大義亦爲貧也假令當時管鮑皆貧管豈獨不知鮑哉用此或可解罪萬一如何如何俞公臨住小園四十日且行因得附問

與王行父書

暫來忽去每示人不測且當淫霖暴漲時短棹夜行
冒險何謂倘從者小有所戒而主人之罪滔天矣豈
獨不能留歡耶來諭云云益令人錯愕此後得無加
慎重也前領佳稿篇篇為遊客踵至未及徧觀已視孫
疹幾危復平尚以藥石為乳丘讓之行纔三日俞公
臨尚佳北園揮汗將迎病態為甚使至適有齋禱之
俗謹與之分疏而飽良可自咲乃所惠藝器珍品領
之踰分且值荒落無以答貺佳稿序即容取閱思之
新詩並妙而哭茂承者更自悲感友道之厚情見乎

詞矣

報蔣嘉猷書

某舊遊閩中竊聞明公瓌傑名卽無幸一望顏色而
心神嚮往久矣頃伏山樊念與世隔者十年不敢通
責顯卽明公儼然出宰我隣邑亦未及知然福星
照甘雨餘滋隣邑見休楚人均拜其賜矣使命遠來
周遺腴繹殊所不自意豈明公不知其不肖而哀憐
之耶某今耄矣恐竟無以報明公奈何故人黃大理
騷絕十九年萬里一書不次於面幸爲致聲

與門人黃廷評書

故人登第欣喜欲狂第丘壑病臞癯性成癖久不通
貴顯遂亦不敢修一言之賀奈自絕何乃故人不貴
其疎千里間遺高義脫錫卹薄何以承之媿甚媿甚
至以出處爲言則病臞毫矣惟有抱書問藥以送餘
齡它復何羨乎幸我故人力學砥行乘時樹勲翊宣
主上明德卽病臞亦與有末光焉

與門人孫武昌書

自許下一晤而別蓋十年餘無日不望吾子升司徒
策高步爲吾道鳴重偶中夏得報吾子已懷牒就鄂
縣將無所謂仕有時乎爲貧耶幸此時當塗率以治

行爲才品彼由科貢而登臺省者道相望也卽公爲
貧而仕無損於高步矣勉之勉之君家宗伯身後事
體有便幸詳示

寄大司馬兆行方公書

頃年附一書盛使又附一書程武生未知得通記室
否一念西馳老而弗替且相望不滿千里欲問起居
未易卒得撫今思往勞勞如何去歲會崇陽劉應占
詢知近況甚適私心大快今年春意將買舟造訪兼
探赤壁烏林之勝又爲兒病中阻入秋則以里中早
潦爲家口計不遑徒使神爽飛越耳計明春且赴武

當回舟時可得乘便登龍一瀉十九年濶緒明公得無與一醉乎

與大司寇時良潘公書

自武昌熊生人京曾附一候而熊生業已辱厚視寄言感恩未幾第入長興哭徐子與墓還過湖城登道場山望見昔所嘗詠毘山芝林儼然挹故人清風於霄漢之外也時恐爲人物色遂拏舟夜發悵悵以至於今比歲聞我故人爲朝廷持大體隨中飛語納綬還山天下士人無不錯愕股弁何論第也情見乎詞矣今佞人已放朝論著明雖故人高視世外而

威明之世豈能一日少此社稷臣乎心感高義亟欲
往問緣無力買舟累糧念屢發而中輟適吳江山人
俞公臨東歸便謹託爲書郵特致區區之私公臨詩
大佳似在孫謝兩山人上幸進之

報徐行甫大參書

得閩中書後消息斷絕者數年然知明公旬宣嶺外
已有成勞抱戚雲間尚未從吉此其大畧也安得從
吉以後攬轡一入楚乎佇望佇望第自罷歸營一小
園日從園丁灌蔬蒔果木以自給雅能忘貧遺病至
於兒輩淪落不振蓋有天命焉頃抱一孫漸能學步

得無故人所欲聞乎偶遇貴鄉林肩吾因得乘便附問幸不吝有報音

與周伯從公子書

往歲漫游過貴里與執事奇遇乃執事之遇不佞若素交意氣蓋在山水樽罍之外也顧不佞老矣執事方抱大器應明時鉅用稱象賢濟美復何所采而及老人耶吳江送扇人已爲執事致回書東望高堂亭亭在目第欲致一問無郵耳偶蘇州林生過遂得託致起居幸裁答

復浦君融秀才書

僕楚鄙人雖習爲雕蟲三十餘年曾無一字有當於
作者且三年前曾過吳門所會諸詞家亦不爲少獨
不知海虞乃有君融在俞生來得君融手書知不待
面已讀諸近體清婉絕塵底幾禎卿復出顧諸詞家
未有一言及君融者相知難哉聞已爲元美兄弟所
賞識卽無所事浮丘生矣解后無期相望自今始君
融倘亦有浮湘之意乎延佇延佇

與楊惟明使君書

自去西南天十餘年音耗遂絕然鄙人之慕大雅則
日日神馳洪崖南浦間也客有過我北園爲道明公

有枉駕之興豈其然乎然則明公未嘗終棄鄙人可想矣感何可言

報大司空石東泉書

不覲台光十有五年回憶燕邸望塵中州賜問通心忘分若有所聞而采焉豈砂磧之場隱明月鮑魚之肆藏靈蛇耶此意殆耿耿至於今矣圖報未能贅言轉塞倚蓬蒿而瞻霄漢卽升沈異境今昔殊時而寤寐相求要於雅道不朽則明公得國倫於世外可乎頃見穆夫子所選明人諸作謬及國倫明公又從而表章之茲國倫所以益心折而樂爲世外交也生平

所著大半荒唐行年六十以後始敢銓其半以示同聲然未經明公郢正何敢妄言不朽

報蔡見麓書

久曠興居每訊道體休嘉輒爲社稷稱慶比聞絳騶文豸自南而北爲朝廷持風紀董正百僚翊贊皇猷倡明聖學一時人心回嚮千古士氣中興明公此行關係重大國倫雖老死巖穴竊復有大願焉惟明公圖之

報朱明虹書

年來衰狀漸出不能苦思邇且從方外士談養生家

言思欲屏鉛槧捐杯酌而猶未能脫然也且大編在案未便卒業日懼責逋者來幸入清秋聞明公被命拜大京兆私計北裝稍緩而不佞舊負亦得稍寬又行甫移書謂台駕由西路北上道出蘄黃約不佞出江一會竊喜躍不自勝乃使至又不知前旌所指謂何業已閉門謝亭細閱諸體雖蒿目腐心不敢爲明公愛力以明公無才博識肆爲詩文遂當雄視一代乃好學而又好下問允一代所未有虛抑乃爾復何所不臻其妙第恨不佞無緣爲明公負櫟韃撰几杖從之遊耳古人薄感恩而厚知己豈竊附知己之後

卒不得一握手乎延佇延佇禮意綢繆大出望外敬
謝敬謝

報大司寇李漸逵書

國論楚之鄙人也學不通方仕鮮佳譽卽覲顏冠蓋
時士且羞與爲伍不知何以見知明公叩之淪落之
鄉取之汚蠱之後儼然折節下之而又寵以溫辭衣
以文繡此其事已二十餘年而銘在內心則沒齒一
日也比嘗拜命之辱爲尊公志幽何敢虛負屬投海
濱日與猺獠僂夷相尋兵革久之徙黔南量移中州
私謂小間卽可報命顧明公已踰九列而八座矣名

世宦業既非竹帛可盡書。公累被賜恩。中間稱謂亦舊狀所未具也。以此負心罪益難追。豈明公能諒乎。屢欲上書自解。率復引避。趙趙適舍親徐參軍行。遂敢自忘疎賤。敬問起居。併告負心之罪。惟明公憐而寬之。倘肯另下一狀。容當竭其愚昧。爲尊公作傳。少贖前愆。可否惟命。

荅子厚宗侯書

使至覽足下書。與叅遊諸許。知足下讀書博而進道勇。且志在千古。不欲與今人俱其乘。皇運結友盟。則在踔躍六藝之外。均非衰朽所敢望。第足下虛懷。

似猶以元美之評爲未確乃愚則謂楨伯知足下未甚深耳蓋足下近作刻意過高程以古人不患其不逮患其逸而不入故元美以古勁許之而猶謂有所不宜殆忠告乎卽子威履善才品非不爭高顧一涉纖麗一落沈晦其究少味足下其以爲何如病中勉成大耶傳遂困頓不能和詩容再圖

與姚生書

承委烟光樓記業已於五月脫草屬使者未來不敢輒附他手今使至且得願貞之教益令人增感笥中舊藏有願貞庵三字古圖書正擬建一庵以從事於

此而來教詳及得無有神授乎久之不落風塵拜足
下之賜弘矣敬謝敬謝赤壁之行當在八月但籜冠
野服所過不敢入城俟臧舟烟光樓前期足下同子
敬出一會可耳

報王行甫

八月末旬業已問舟西向率爲賓客踵至徵逐無虛
日繼之風雨作苦濡滯於今誰謂鄙人信人耶此以
後不敢爲期有間卽挂帆耳

報李本寧書

頃再遊武當往來過雲杜境知足下有哭母之哀亟

欲馳用厲病齒至不能呼吸遂憩然以歸歸未數日
新安汪生持足下書來具悉相念不淺而鄙人薄德
之迹益無以自解也汪生篆印隸額大似可觀卽行
草未盡善亦不敢以枉本視之今且再趨足下因得
藉爲書郵附申一奠於慈几幸昭察

報大司馬吳公書

山中十年世人共棄之矣明公何所采擇獨從萬里
之外三見存焉卽古道交未有如明公者顧慙無從
稱報奈何王侍御至省知明公神王福集且有鎮靜
以來海不波瀾不瘴翦荆棘之林爲廣路狹豺虎之

穴爲神臯功伐無前謳歌載路蓋兩粵一再造矣計
此時新命已下八騶在門擁傳還朝借籌帷幄將相
之業將爲昭代冠山中之人被末光已多何可勝舞
蹈也某貧病若故行吟坐嘯之適則無日無之雖兩
兒未能自振殆有命焉年來又抱兩孫差快目前它
不復問豈明公所欲聞乎睠流光之日邁傷握手之
無期引領含情莫知所謂

荅蘇僉憲書

自明公建節雲杜間俗陳詩風行江漢某願承末光
久矣茲行庶幾登岳之後便可反棹干謁一奉教雅

虛往實歸不謂明公行部尚在鄆中往來適相遭悵
悵爲甚顧某山谷朽癯一無可采不知明公誤聽何
客浮譽視之眈眈旣遣訊於方城復留行於郢上用
情縷繆不啻素交求之古人未必多見矣豈某所能
當知感知感但久出思歸晷刻爲歲簪之天氣向暑
披裘待葛舍舟從陸徒旅稱病即直指方在按事而
穉穢子胡爲乎來似亦當少引也負罪方命亦恃明
公能見原

報大司馬子薦王公書

自明公先後鎮薊門使祁連不烽畿輔晏然高枕勲

勞載在盟府非復野人所能贊第得身享太平從擊
壞鼓腹之後不敢忘所自耳頃聞入握樞符將相之
業益弘爲萬邦憲而徽薦 帝簡鄭重殊常海內文
武才無不願爲執鞭者矣聞公子已通經術著名膠
庠尤爲可賀謹因敝鄉舒吉士之便草草問起居

報元美司寇書

隔歲不相聞馳念爲甚爰約再過弁山有二意一爲
仁兄壽一欲修廣成之間也至今前意更決則以聞
老師贈官賜祭葬報必欲歛一日負土之勞而後少
安於心計八月望後可發舟必不爽信適自武當初

歸病日未出偶劉子成中丞其子遣人專候索書先
容草草數行應之

報許相公書

前歲附茂承一書上閣下言謝久之聞茂承有南陽
之幻得無浮沈會在武當道中逢其使有爵云前書
已致且得閣下報音偶未攜來其然豈其然乎坐是
久不通心馳戀焉勞頃閱邸報見閣下特被恩詔
尊顯二親蓋臣子之異數生人之極榮也閣下謨謀
啓沃以報主上自此當益無所不至某託在未交
坐進此語豈閣下所欲聞乎里人舒吉士還京便遂

得介爲書郵草草申一問諸惟台亮不宣

荅楊文植方伯書

附孟孺書後又踰歲不致起居馳仰爲甚頃游太和舟往反經滄口瞻望玄廬恨不矯足爲翼乃以久出思歸兼程鼓棹猶謂遲也而欲改陸造訪則又病軀所不能勝且氣候已入夏尚尔被裘作客豈其真穢穢于乎遠辱見招感高誼無已負罪方命非其情也
辛諒原

報安小范

已丑之冬曾附黃孝廉一書上興謁云已投書而未

及面故不得報音茲又踰二年國倫年七十矣前歲
嘗往返毘陵毘陵人雅能口足下家行鄉評竊已心
敬之比見足下辭臺省而爲曹郎已又謝北曹而改
南省可知一世之所豔皆足下之所不屑志有在焉
未可與善宦者道也夫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
爲今欲爲天下當大任而不動心樹庸功而不德色
舍恬澹之士奚以哉足下雖善譏讓不能避矣偶貴
鄉吳節判將漕赴南都便謹勒數行申問并索七十
壽詩萬一不吝如何

荅張公覲孝廉書

不見公覲倏踰五年比得一簡二詩讀之何一日千里乃爾令人驚絕蓋簡之古雅類漢魏人語而詩之沈著在唐初盛時遂足爲一時諸君子冠豈獨老人避舍哉昔者吾友元美書稱公覲風度絕似明卿豈知明卿不似公覲遠也握手有期尚當更端請質卧病空谷不知有春辱公覲速念吊賀相繼處情厚矣顧以衰薄當之不任心愧

報吳國賢書

三

山中鄙夫膏肓泉石頃辱兩公不遠數百里結駟過從有如裹飯鋪饌人調卅起沈疴卽殘山剩水被寵

靈多矣矧伊人乎第窮陋暑月無以爲供具少結從
者之歡內愧爲甚公必有以諒之湖上分携烟波浩
淼愴然東歸其情寓一詩矣已爲中丞公作詩序爲
浮梁公作墓表字句皆從揮汗得之良苦中丞公集
業已竭心力爲之校讐刪定中有潤色實不敢負幽
冥八月初旬可成書矣此書出卽視五子不甚相遠
它無論焉天目集笥無重本可寄容另圖楚史檮杌
嘗索之兩京市肆不得而公儼然見視惠踰百朋便
當敘而傳之爲張楚一助乃所載不盈數牘又多雜
出左國目覽劉向說苑諸書非秘典也何難購若是

且諸書所載楚莊王與孫叔敖事更數倍於史不知當時史臣何以不筭采今欲增入又似非古本奈何此須與公面商圖之記里鼓不知所出柳宗元嘗作此賦有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五十之句唐人頗贈災之事道似非古典有之必宋以下事無足深求如何如何

復吳國賢明府書

自國賢有嶺東之行遂不得郵候者數歲嶺東人偶有宦於敝州者生微以饒平爲問輒感額搔手而歎曰其邑新設難制其民新附易携前金未有一善其

後者生已愕然爲國賢苦然猶恃國賢才氣足以自振天或以此振國賢也乃國賢亦復不免謂何劉使致書讀之淚落以國賢生平行則古人文則大雅何負於世而內多家難外鮮遇合造物小兒真不可測矣幸陽山與楚接壤民俗稍醇國賢卧治有餘力推案著述名世傳遠豈非國賢樂事乎美合編自序高格玄思駸駸化境無復李王蹊徑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生亦與有微力矣如何如何強識畧生雖未得遽讀然似書名近宋人卽不爲妙而記事珠嘉靖初年梁人劉國翰所著采錄雖博不過各物小家尤

不可與之重也幸再詳又所指徐使君張中丞皆不知爲誰有便不吝見示萬萬生於國賢漠然已甚乃當治行之際詒書分祿拜之愈覺愧心敬謝敬謝生明年且七十矣來日無多佳會難偶揮汗占復不知所云

龍興洞續藁文部卷之十五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

書

報王人參書

得公兩書無損嘉貺知公念某深也感謝感謝省會
來旨慨世路之多險傷正類之難容有古屈左徒賈
大傳之悲焉同病相憐能無邑邑但第自罷歸以往
野性甚適夙病漸瘳謗書之爲德亦大矣孔以得失
歸命孟以行止歸天而彌子與臧氏之子曾不假問

焉夫世態何常之有而吾得反其常卽所謂立命勝
天者在我雖造化有所不能奪而况彌臧之徒乎昔
向秀讀易至損因自悟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其亦孔
孟之遺意乎第與公當從事於茲矣

與門人沈侍御書

曩者一日之遇未敢自附於知己比聞南宮高第東
觀妙選不覺有喜心卽一日之遇固執事萬里之初
駕也僕雖伏在田間竊藉末光多矣其爲心喜奚僞
焉久之不敢稱賀則以微福爲嫌且恐故人不復記
憶徒取賣耳會敝鄉舒翰吉回每談盛德不以衰棄

見遺且感且慰茲翰吉北上敬附短緘爲候諸不宣
與門人任白甫書

久不得一耗如何爲情酉歲京聞白甫復不備啣咄
異事卽以晚成之說爲解而以其時則可矣奈何使
來致書款款如面至聞長安市中諱言風雅厭棄詞
客爲之扼腕而嗟然以不佞視之前此雖不諱言而
厭棄爲尤甚也白甫且一意治經生語取高第策要
津而後以其緒餘及之卽無論世之諱不諱厭不厭
也如何如何僕老矣頃病目閉闕謝絕酬應乃從者
自京師來謬有所託且知宗伯大方家未易當也白

甫何不爲我量乎強顏爲之恐無一字可采幸裁正

報李本寧書

汪懋叔行草草附耳問想達矣茲偶遊廬山遇本建
於湓浦維舟接談者數日始信王家龍鳳謝庭蘭玉
皆自世德鍾也且聞足下今冬將踐甌甌之約然乎
否歟荒逕殘山並得增色延佇延佇

報王元美司寇

八月末旬業已累擢冒公冊履及於雉濱帆及於湓浦
會目疾驟發不能面人爲兒女輩強挽改期過此則
向寒矣計明春初遂得自男往卽足下從四嶽薦起第

亦不敢負初盟但當三宿弁山而後反也乃是下附
示近得一人或可容第修下風之問否留意千萬

荅貞吉宗侯書

比來命駕訪故探奇且復先下雉而後匡廬義何高
也卽谿上雲山林間卉石並得妄與匡廬爭勝況不
佞國倫乎惟是貧家不能爲從者供靡屨每有慚色
又從者解纜時偶怯風雨不能遠送私心戀戀則與
九派俱長豈君侯能盡諒乎舟人還自潯陽知江行
亡恙幸甚兩使以竹榻繼至卽以置之雪山冰井間
以待銷夏君侯清風襲我多矣計此時君侯定當御

王喬之烏策廬敖之杖遍躡匡廬諸峯高視狂歌一
字爲珍而八極爲塊其誰屬而和之西睇旣甌惟有
白雲起相應耳如何如何二編業已窮數日之力細
閱僭評知君侯必能虛受郎君社稿亦已如命題其
端恐無當於郎君特藉此以納忘年交耳

荅程巨源秀才書

不佞於君家汝正父子爲三世交乃尊公之友不佞
則又因汝正而及也尊公朴茂溫文令人飲醇自醉
顧自都下一別遂分古今三十年來徒以夢寐爲偶
能不舍情比勤執事遠賜問遺用意殊厚且見負奇

揆藻種種羨長遂爲秋林樹赤幟撫今思舊既悼尊
公不作猶幸執事名家且感且慰第愧林壑朽壤才
庸識闇不足當執事厚道耳以正使便聊草一詩奉
荅薄有所致非敢言報貺也諒之諒之

報大司馬兆行方公

頃歲在金陵從李臨淮見公影稿意態逼真然視在
長安別時稍豐皙矣久不見公面之驟增一快顧三
年之間憂與公坐嘯行吟者十餘度得無神隨影往
乎明春造訪之約的不敢虛張承書中業已及此何
尚濡滯未到尊使遠存具諗高義二詩見寄尤見公

神王而藝益精且感且慰尊公詩序憶在大梁時已
束草附一郡護寄比還山中此草遂不知所在以爲
尚可補鈔乃今始知其爲烏有先生也怪事怪事容
當補作請正如何如何

報王元美書

家貧歲儉不能裹腹行遊坐負初盟馳想爲甚得張
孝廉所致書知大兄乞歸疏再上不報卽部事差簡
天以佳山水奉大兄爲壽意殊不薄幸且安之頃見
耿司徒一疏忠佞較然朝野正人無不倚大兄爲國
家重求夫太急謂主恩何胡孝廉詩數可謂博采精

求去取嚴正其中尚小半可芟惜第未與之交耳太
常集成何以不見寄望之望之偶南海陳忠甫赴金
陵便率爾託致起居蓋其人曾以儒生爲裨將旋自
罷作布衣游說劍論詩大有奇氣此行欲一望見大
兄愜其素仰無它覲也

荅俞羨長

待書知足下卜居之難與侍藥之苦遠遊似未有期
也懸念懸念乃俞本之行曾奉一書二詩奉訊今足
下不一言及得無有浮沈耶卽足下往歲携去諸公
書杳無一報尤爲可異豈有負人俞羨長哉必有說

矣丁元甫新居母喪足下與之深交義當一吊或乘
此見過望之望之安小范東南高品而詩亦沈雅有
致又不厭省家處攔留醉三日意猶戀戀僕晚年得
此新知真望外事讀足下諸長律雄視一時中間微
可商俟面訂也

報周伯從秀才書

往寄俞本之輓章併有數字之間久不見報以爲必
無便郵非忘我也適從令親安小范得來書乃知俞
生作殷生也浮沈之矣一咲一咲聞執事讀禮之暇
縱覽苦吟力追作者竊心賀之生年來仗庇尚健飯

嗜酒且得抱兩孫爲目前之娛第以懸罄之家屢值
饑饉至不能裹糧出遊卽王元美有白門之約亦未
及赴今秋稍稔則鼓棹而東再過惠山與執事一飲
二泉未必無偶也至於世途一切久不入夢若欲起
溝中之斷望續於匠氏揭不然之灰幸嗟於煬人皆
所謂不自量也執事謂我願之乎高義則知感矣小
范其人如玉所作漸超上乘海內一高品也留醉三
日夜情興未已纖舟俟報草草無筆請幸諒答不一
荅鄒彥吉督學書

千里緘書跼然足音之及空谷回憶縞紵初授芝蘭

相臭十年以往可當萬期至於赤牘盈箱瑤編積案
時時抽玩則又依稀望衡宇而聆謦欬也乃者黃口
鰈金浮雲蔽日使萬鈞之弩摧弦雙龍之劍斂鐔扼
腕長息夫復何言顧謂山藉梁鴻里鄰吳季高風壯
節可託古今奈何南北連兵中外失畫人心思亂世
運難窺憂天之淚蓋不勝揮蹈海之憤安能盡釋第
僕老而足下正壯漢陰抱甕羞稔於吳市監門耳如
何如何去歲勉閱青藜稿微有所窺盤足下東歸業
已三遣蒼頭望前茅於江上不謂足下乘流削迹不
見一人蒼頭持書空歸秣增悵悵繼見行甫爲道足

下戀戀之情至今悔不與行甫俱也今夏卧病幾不可起無何老妻見倍情境淒然所委序詩尚未脫草幸俞山人東歸有期便可託寄幸賜裁諒不宣

與黎惟仁文學書

海上爲別十五年矣乃足下詩態酒態時時在目中不獨交情可念久之不通一問則道里遼遠音郵少便耳敢一日忘故人哉頃歲聞惟敬兄訃音不任銜痛業已哭之二詩載在小稿不復錄偶貴鄉王唯吾氏左官敝州得省起居尚健吟詠甚適雅極慰心遂因其歸草草附候併以小稿陳覽詩扇奉懷統希照

存不吝一字之報幸甚

荅徐蘄州書

某久伏山樊分與世隔卽區區姓名舉世厭棄之矣
不知明公誤聽王侍御齒及遂以餘喘爲念儼然命
使涉江見存篋篋元盈楮墨璀璨此之爲誼視素交
何加焉知感知感第明公駐蘄已數月某未修一介
之候冒茲龍靈增愧什伯奈何里中距蘄一水間明
公仁聲洋洋浸淫比壤有如德星在望甘雨爲膏雖
山樊病夫亦能舉手加額矣吏旋草草申謝諸不宣

報蔡大叅書

頃禮玄岳過隆中遇貴鄉李中丞留之論學者一晝
夜某雖至愚微有所省自謂生平竒遭顧恨聞道晚
耳乃中丞於故鄉同志每首及我明公蓋云明公心
學獨得處世人未必盡解某因憶二十年前曾爲明
公負韉道上抱牘堂下而明公不以賤有司視之諸
所啓事受成一一破拘學見信明公遇某厚矣久卧
山中無由再覩會聞明公起家入楚駐節西陽又遠
隔二千里外徒勤悵仰竟阻趨承奈之何顧子敬回
屏賜書問益增感舊之思至諭以無聲無臭之旨又
似子敬獎借過也夫某在名理實未有所窺且自度

不能越卑近以求玄遠故特從事於庸言庸行遂敢
謂無聲無臭之理在焉蓋就其所持循而言非敢以
聞於有道之門也豈知明公憐其朽腐而欲進之乎
某益不敢不勉矣顧使去揮汗寓謝諸不宣

報歐楨伯書

新林浦別後其秋卽聞足下請疾解虞部歸自是三
年隔絕數千里外惟有夢中命駕耳安得執手談藝
如往昔耶所委詩序業已敬承屬見示佳稿數種回
舟時爲江雨所泥不可展讀遂亦因循未報已會邢
子愿謂當校刻於楚未幾子愿又遷去不竟所圖王

唯吾來復辱教命重以多儀且有見懷佳什增媿焉
甚乃唯吾之行復造次不能少待使生尚作負心人
奈何計唯吾榮轉後此中必有馳賀者因而補寄可
乎然言涉面漫矣奉荅小詩書便面請教諸乞裁答
不宣

與門人沈侍御書

不遠念遣使惠書且以酒資見餉幽谷野人何以被
寵靈至此明公自厚德耳東行擬在此月未發舟先
太倉而後興化蓋太倉爲座主王司馬以九月受
卹恩改墓道將修桓榮負土之役興化則一上故人

宗子相塚耳往來俱不敢進謁亦不敢勞枉顧特假
一舟藏於真州相待耳矣來書款叙情慤委婉真切
親友及兒曹讀之無不倚牘而嗟謂明公不遺故舊
有古人風可以挽末世偷俗也使去草草附謝諸另
致不宣

與華桃源書

執事令桃源且五年庶能之聲溢於薦牘卓異之績
紀在天曹 賜宴賜褒恩數備矣乃報政之後猶以
民間逋賦緩拜 貤典豈古稱撫字勞而催科拙耶
乃今朝政清明賢塗坦廓桃源不得久棲鸞鳳臺諫

之命且下矣鹽院沈公乃生濫竽貴州時所拔高品
士遣書問遺殊不忘舊且知生有太倉之行擬欲出
真州一會然直指行部不便相接生亦不欲作人間
襍穢子幸執事一言先之

報陳方伯書

久慕風猷無階攀附且自分朽棄甘老漁樵不復敢
以姓名求通貴介頃雖徃反鄂渚又以簪冠野服所
至避人卽亦自絕於明公之堂負罪爲甚乃明公見
念雅意則兩郡公先之矣命使在門謁問腆厚益增
薄德之愧奈何惟是明公經濟之學博雅之才海內

士人執鞭恐後顧猶虛懷廣錄下及山癯垂老受知殊過所望惟有銘之肺腑耳力疾稱謝不盡不盡

復君霖宗侯書

君侯高義踰歲未酬引望斗牛之墟紫氣亘天知君侯結社其下文光燁燁起乃以六書名樓果然哉議之公臨甬中營至云與宗侯俱來君侯中有所迫阨至澤陽返駕鄙人之不遇君侯似亦有數焉已讀尺書四律懸情戀戀且有再枉之約遣使玩以彛器衣之文敕用意勤厚然則士相知豈必接塵分席而後稱莫逆耶感謝感謝屬潯暑中揮汗擲塵神氣索然

又入視病孫出將游客曾無息踵雖欲有所請質將
能乎扇頭一詩用荅來雅六書樓二律尊命書冊顧
紕繆大甚並無當於大雅倘不吝裁教何幸如之

報李心湖書

夏口之遇曾不移日而瞻望清風直道業已傾生不
矣扇頭二詩聊抒感慨翁遂以爲可與言耶鄙人夙
昔左遷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後然磨礱砥礪則從顛
沛得之而況翁以萬鎰之寶當五城之觀盖有所謂
堅白無磷緇者耶抱牘之境皆鈞衡地也幸更加餐
自愛以需夢卜鄙人不勝大願

若

報章衡陽書

邂逅吳門立談莫逆至勤從者往返松陵茗水間觴
詠徘徊興盡復生戀戀不能別執事之遇國倫過矣
憶別後過白門時尚得以尊公傳託令親國子先生
轉寄業已踰六七年不奉一耗則前書之浮沈與傳
文之可用與否皆無從問側身東望可任馳情比聞
台駕暫息姑孰非久 徵書且下入踐臺省陳力樹
勲殆有餘地焉不俟山中人獻諛也

報高賓清國史書

漢晉書中別定下今八年又止於慶中想像足下可

知浮生聚散皆醉夢耳如何爲情比問足下稍遷益
王相王故嗜學好賢計足下必有遇焉乃居王邸未
久遽宅憂歸而貧益甚又哭母過哀厯厯存難骨則
不獨出行甫舍譽二子口嗟乎鄉曲稱孝廉舍元獻
其誰乎初夏成一輓詩卒無便郵可寄適蕭使至反
辱厚問極感至情及讀惠安君集叙益服老筆古健
猶可凌駕少年場乃不佞所爲多雲稿序則憊然自
失矣幸更裁教萬千蕭氏詩禮世家今舍譽又以文
顯大足爲羅重然羅無君子斯焉取斯足下雖欲不
尸其功不可得矣稚子過貴境歸頌厚遇久而不能

忘敢爲稱謝

報陳觀瀾廣文書

一別改年有懷如結頃從者過里始知榮授得隨州
古稱漢東之國隨爲大今雖非其時矣然楚俗相安
鄉書密邇以廣文居之更便且吾文文學行誼素重
士林此行必能修復五教振起羣賢使隨大如古亦
儒者不朽之業也勉之勉之隨守祝公爲生通家在
隨數年屢辱存問心竊感之適從者行迫不及致書
相見幸先道意

荅程巨源書

一歲三書書輒累千言言吐珠玉霏雲霞而又輔
以家珍遺之墨妙在案者生氣色在笥者緇菁華巨
源之遇國倫異數矣屬茂文不面別未附謝言而令
弟令叔繼至必欲先得序而後爲郵濡滯經春始得
偏閱賢橋梓與諸名公撰述勉構成文畫虎續貂不
覺赧然自失業已爲之敢終藏拙乎幸巨源不吝繩
削千萬每念巨源博雅宏奇真一晤不可得而國倫
白岳之興至老未衰姑待有年方能褰糧命駕又計
丁元甫爲巨源知己今宅憂里居得無走相吊乎迂
道相遇亦一奇也如何如何

荅錢洞衡書

命使遠來持手書見問且授以玄旨惠以方物誼至敦矣顧鄙薄何以承之惟有感刻耳年來海內士大夫無論隱顯喜談性命之學者不下數百輩即舉寥寥而彭聃家言津津在人口吻第各是其師說而師之所說又各循習見解衣食道塗百無一當第雖聲慕而神依之且經數年亦未遇一至人聞一定論因而玩愒爾莽以迨於今適見先生所著仙學秘訣二書令人穆然思冷然悟儼造殊庭而聞廣樂矣然三生微言中多引而不發非下根塵慮所易窺尚俟

曳履扶筇專詣靜室修下風之禮百拜以希指迷但得竊聞斯道卽不仙亦不死也先生豈無意乎

復周良玉光祿書

奉來教知諸品經皆在腹笥至以九字該金剛經而又以一空該九字可謂博而能約矣第僕前奉質政恐門下泥於烟島雲林風柯月渚之境而不能忘若能對境忘境便是在家出家雖日遇四境不爲有不見一境不爲無所謂真空皆應自心得之一切見解聲聞祇足爲真空障奈何門下不求之自心而求之妄境與文字間以爲真乎僕本下根於西方之教請

事甚淺不敢與門下角知識尚俟異時小有所悟求證未晚也所惠墨池真乎幻也敬謝

荅行甫書

柯山之約非敢自渝九月抵蘄相望咫尺矣屬舍親徐比部急索小舟赴金陵勢不能遠會又聞陶使君且至爲停二日待之竟不得一晤西風驟起舟人有難色興盡而返大負初心正欲遣人告罪從者而從者又已將命持繹幣珍品見遺厚薄相形可勝愧汗茲聞陶使君不口過訪喜而欲狂業已腰鑲刈諸葛菜脫巾漉柴桑酒敬俟清塵第望行甫與之俱來更

爲地主增重萬勿愛勞辱示陶使君佳詩大有天趣
而神氣且壯詞林一鉅敵也竊欲謬贊一詞不待其
請但日內諸覲吏遞發文責未償姑俟窮冬可勉副
耳薄有所陳不敢言報禮

報王百穀書

舟繫閭門經兩旬始得一晤乃贈言立就具感高情
尋草一律奉酬則度楓橋而西矣抱病抵舍已在五
月之末未數日卽遣一力爲公致行甫書渠甚知感
爲念王氏二美相繼登鬼錄吳門匹練光彩屬之公
矣樹幟登壇羽翼風雅不佞竊有望焉即餘齒衰耗

尚能爲公負素韉也如何如何兒使東行謹以白練書小詩託談參軍寄上倘逢便羽幸賜好音

荅丘長孺書

鄉得手書及程子所稱述知長孺負美才有大志將友天下士力追古作者心竊壯之至欲遠走空谷而有所下問固所願也奈衰耄謏劣一無所可問何尊公佳稿諒已殺青幾時成書望亟示我千萬適宛陵梅泰符往哭尊公因附數行爲問諸容另致不宣

寄張助甫中丞書

又別不奉一字之教又十六年此無異隔世生也將

足下踈遠國倫人情乎且足下出塞還山悲歌雅曲
津津人口洋洋我耳國倫似管小有贊焉雖欲踈遠
於足下不能也豈足下忘之不者龍門高驛使不敢
仰視千里之心竟難通也頃有東行兩遇乾甫白下
則乾甫執禮恭處情厚移觴促膝談秬追歡又宛然
與足下把臂時事因而思足下益劇而亦未免有微
望嗟乎凡稱梁楚淮楚謂其爲比壤也今不千里爲
異域並立一世若古今足下安乎國倫垂七十矣來
日無多故敢作此絕語惟足下深念之情見二詩
尚有所不盡若足下之痛元美想不減於國倫也何

如何如

復鄒彥吉督學書

頃不佞之入吳也情以哀奪興緣病減即大方詞客
所至願交然不過與之啜虎丘之薺歎慧山之泉而
形衰氣短曾不能爲名山大川揮霍萬一乃今足下
鞭駕衡和吞吐雲夢舉全楚之勝繫貯之腹笥泄之
毫端有如三辰麗天四瀆紀地使人耳目不暇應接
心神不及奔馳而又自甯熊屈宋以及賈大傅稱處
士孟參軍之屬旁采錄收充物盤礴日進諸經生輩
礪而陶冶之業已削荆楚之璞叩君山之鐘張洞庭

之樂以待獻明堂而陳清廟所得與不佞孰多也而
猶讓不佞善取不善與足下何厭之有乎一笑一笑
不佞垂七十矣徃反江行筋力倦憊自分閉關待盡
無意遠游顧足下又歆我以南嶽七十二峯示我以
長歌短律使人脉奮蹶張坐不帖席計將鼓枻溯流
從足下徃足下可復許乎曩見羣提齋稿知足下
退處久詩入化城卽元美不易及何論不佞乃元美
作叙相知甚深屠長卿雅負才名其文乃尔非不佞
所知也今讀青藜稍勝長水而視羣提似皆不無少
遜久不見足下見諸作知足下神王氣宏學日益博

唐垂首
思日益細海內名家垂首避席六子不足七矣讀足
下長水自序閣筆吐舌不敢復贊一辭而青藜之命
則敬聞矣容旬日具稿請裁何如又念足下此何時
也縫掖塞塗卷籤連屋尚多抱枉木而希神斤懷小
璣而望桂枝者何可勝煩蝟而猶念及丘壑之朽癯
乎踞讀長牋拜嘉環貺古人高誼今再見矣敬謝諸
不宣

報任太字書

風慕神交歲月累易竟垂一握天豈限之曩晤謝叔
蒙參知吳求叔山人每談足下高雅不獨治才掩襲

黃詞才軼風宋可當三楚儀羽卽他技亦復精擅
苑名賢無不避席遜之且乙於售經術而又甲於辨
官材一解縫衣儼然號大夫出佐名郡天下事何常
之有是在自樹耳計此時壯游宛洛攬結名勝益助
胃中之奇操筆如椽運斤成風天趣爲獨多矣安得
瑤華飛示破我沈冥耶潯陽見夢之作愧不敢當業
已勉和恨無書郵偶便附聞并申一候

報張羽王書

秋末冬初兩接飛翰知丈未嘗一日見遺乃二年無
一便郵通訊則僕之罪非生之心也勝故二集精覈

簡雅成一家言八桂自此重於三都日坐山齋手而誦之有若身同古人容與嘯詠其境何止神游計此時通志成書文又得自理家集一出並當名世視諸君子雕蟲之業徑庭遠矣私心歎服非敢爲同聲標榜亦惟吾文能諒之僕漸就衰頽學道畏難且不能謝絕賓客即往時縱飲豪吟之態時時有之安得日侍丈側領秘密之旨乎蓮葉洞詩屬和已久值呂中翰過里敬錄扇頭以佐微物附上

報族國儲將軍書

平谿感別薄有贈言相望勞勞蓋十年如一日也回

憶舊游周旋鬼國不獨開府不識名將即聯鑣接轡
諸大夫亦多知之未盡而以衆人遇之乃不肖在公
投分獨深公亦過信吐露情實遂爲莫逆交非偶然
矣昔盧刺史之奇守珪李供奉之識子儀皆自其才
器得之今天下才器如公指不易屈豈不肖敢自附
盧李後乎偶公故人楊伯武見過備聞起居因得附
數行爲訊幸裁諒不宣

寄傅侍御伯俊書

得徐普致書後俞生繼奉兩絕句來宛覩故人風况
無異金閨對月時也前聞滌命藉重西臺山中人

敢言賀心喜而已異時繡斧巡行倘不鄙夷荆楚儼然幸臨之則滄浪之濱未必無望塵之地果如所願乎即握手傳觴短歌長嘯雖老且狂知故人不厭也適吳人林肩吾入京敬附起居幸裁答

與王督學書

某無幸在仕不得望前茅入山不能干典謁自絕甚矣每從學士大夫竊觀大篇博雅宏雋浸淫古作者心誠嚮之乃明公仕楚三年陶鑄多士某承伏高雅非無階也又念兩兒在序稍宜以干澤爲嫌諸所欲陳削牘中止安得明公憐而寬之乎今某且耄矣生

平諸草未及就正大家偶以役人相憐漫付剗剗自顧蕪穢爲甚然當明公采風時又不敢自棄而不以請質乞明公不吝彈射之不勝大願

復劉子明方伯書

國倫伏在山樊久與世緣斷絕然耳在而心未盡槁側聞明公直節壯猷繫望朝野時時北面仰之乃台駕巖然入楚則尤意外天幸也又以垂死餘息自分踈賤不敢以姓名求通蓋不勝其拘攣矣豈知明公過聽浮譽閔然念之至以左掖中州先後陳迹爲言若斯謂神交者此何以蒙明公之不擇一至是哉感

愧感愧別委爲尊公作傳敢不拜命之辱比閱家藏諸集種種名言似難以稗野之詞溷入作穢即群公莫誅間不雅馴國倫何人敢操筆而議其後幸明公諒之

報丁元甫書

久不聞問馳想爲勞明公甫入諫垣即陳謫論正國體定群疑闕邸報時欽祗欽服其在朝論又可知已比聞太夫人計遠爲舍心昨小价還自會城始知明公已煢然處室室且亟亟爲太夫人卜藏恨不能號至苦塊間相嚮一哭茲且遣人薄申一奠屬山妻

穉子卧病未寧而生又病目不能作輓詩卽容補寄
如何

荅李獻齋書

奉違道輒將不記年人壽幾何乃爾曠缺向在仕途
猶謂塵鞅所迫南北不自由乃既並在家食又相望
如此其近誰則間之而使片帆如絕壁隻字如沈珠
回視少年意氣相許不自知其解矣今老丈踰耆而
第且近毫豈無寤寐眇若秦越不在此時期一握手
將何待耶仲春在蘄州聞老丈且來待之四日不至
興盡而反茲又徂夏入秋矣令姪枉過始拜尺書言

言情也而亦言言淚也酒間因問蘭溪達仙廬不滿
十五里遂令訪戴之興勃勃欲飛俟秋氣漸清必不
憚一往豈老丈所忍拒乎

報陶蘭亭書

竊聞明公振起家學通達國體為朝野鉅望生雖伏
在空谷猶恨不及一瞻丰儀已讀南中新刻諸著作
益知正氣直節不獨工立言獨意方殷會台駕入楚
竊計邾鄆一水間輻輳奉教必有偶也乃竟拘攣蹣
跼不能挾刺渡江從諸客旅進而明公且復逢人記
問士兒與王行甫並致雅情天下士固有不面而心

交者明公與生是矣黃州清政碑在輿口真足以貫
金石動鬼神安得在事諸賢人人師明公則楚雖三
戶天不能災地不能害而空谷朽壤亦藉庇安枕矣
嗟乎難言哉適貴屬廣濟生饒于豫來問詩於生便
欲趨府師事明公遂得布其區區之私併爲饒生介
紹蓋此生負奇不獨精擅經術而於古文詞更自博
雅頗爲行所推重生因贊之曰子欲學爲詩人文
人乎所至師友不少矣至欲學爲古人樹三不朽之
業舍陶公奚其爲模範乎饒生忻然過信遂買舟而
西乞勅門者入之

報汪伯玉司馬

往歲自東海還過金陵遇令弟仲嘉造次附一問併
問仲淹入秋猶及見仲淹報王行甫書辭古而氣勁
似出無疾人手以爲有起色也踰冬入春則凶問且
至嗟乎國倫受知明公甚深乃不得以一字交仲淹
仲淹亦若不知有國倫者此所謂當其世而失之也
可勝悼哉明公生平愛弟過在愛子愛身國倫習聞
之矣比當彌留永訣哀痛可知國倫不能匍匐分哀
私心有如創痛偶成代哭十二韻奉慰二童少見相
關之情久無書郵可寄適仲嘉之友馬生東歸便遂

較揮汗登冊仍託仲嘉轉陳若曰強哭者不哀非所以語國倫也明公其鑒之倘國倫猶可食新二年甲午之春定當賈勇造門爲明公稱壽且了黃山白岳之緣恐過此則終莫游耳幸從者如期俟我歙水上

報李對泉大司寇書

伏自中州得放遂投空谷卧病天上故人虛勤憂寐分與世絕無自一通其心豈謂台尊不遺疎賤遠頒華牘歟叙平生長思讀之猶然而奉教也顧國倫衰毫無聞且嘗遺臭貴境明公不討其罪而猶采其一得以爲言使并州故鄉之思有所觸而復動乃罪孽

種種非一得所可文宛其已矣在許何言茲幸

天祚皇家柄用耆碩明刑弼教遠契臯謨握銓秉鈞
直媿傳業此其大造於天下國倫亦得延佇太平寄
命旦夕也

報黃奇南郡守書

城西飲餞雲物含情暨聞大計平寧日候熊輿返郡
乃察外選語奪我嚴慈殆此郡之無緣彼郡之多福
也於明公何與焉明公高才遠駕一蹶無損第人情
機阱世路風波反覆靡常咄咄可歎生初入仕時亦
嘗遭此雖不敢自附在直道然知屈伸倚伏其端甚

微非人之所能測彼其善中人者未必不自中也幸
明公泰然自寬用需遠大至望至望尊眷在州平安
業已移寓江防公署生與陶明府嘗往視之第從者
不收一菜使人無所用情但得榮補有音便當以家
舟奉送必不至失所也

報黃元甫書

執事自少負奇久在心賞暨自南州過里博綜高雅
益竊驚服今濟上第大協所期三月三日適與徐應
時修禊北園共念執事未已而佳音忽至喜心欲狂
競取巨觥相賀謚言道不孤里人生色二十餘年山

川有所藉而吐氣關繫匪輕大喜也誠重之也自今
便當優游館閣侍從闕廷陳力矢謨翊宣盛美
老夫竊有深望焉其益崇謙虛敦節儉樹德養望以
待簡知即將相之業可坐致也若夫修文好古當
以老夫爲前茅縱飲狂歌又當以老夫爲殷鑒是在
執事心辨之必不敢爲執事迂計尊公卧疾危而復
起執事可爲孝矣

復馮繼山太守書

久慕英風無階晉謁緣鄙人廢棄之日正執事敷歷
之年隱顯殊塗形影相左非敢忘尊公舊德而以薄

道自處也豈執事所未諒乎適承使翰具見相關竊
謂二家親義素重一旦以小故構此不解之仇不但
少損士風卽尊公尊堂亦有大不安者倘肯俯聽朽
人一言各自悔悟請憑二家親厚長者從中善處勿
爭小利勿計後言譬之就大樹以息影濯清淵以去
垢回視一切皆空花石火光景幾何易曰君子幾不
如舍正二家今日之良藥也蓋朽人以此告德蒙亦
當以此告執事所爲解忿息爭術止此矣若復以一
字助訟而干當道非人所爲也更望加察不宣

復顧德蒙茂才書

諭來知足下受侮於人竊爲驚異有如膚受之矣以
愚意爲足下私計則田訟方寢而馮訟相繼縱二理
皆直二訟皆勝亦不願足下有此名蓋直者曲之敵
勝者負之仇人壽幾何乃終歲與人爲敵而與敵爲
仇乎况足下以復仇之名而興爭田之訟人心不甚
服况尊公阻之不聽親友勸之不休必如何而後已
乎以足下大才日侍尊公大教一自反而天下無事
矣奈何執已而不化乎請自悔悟從鄉長老善處是
鄙人所願至欲一字于公門徒深仇家之怨無益於
足下分毫也餘見荅馮君書中不敢多贅

荅寇巨源書

僕久企巨源名近歲始得兩握手兩拜赤牘見巨源
學日進心日虛不追古作者不已也以也以僕同爲
楚人而又相望若此其近晚得與巨源交歡而稱高
陽之徒結蓬池之社亦厚幸矣巨源乃過自謙讓而
身下之得無效古人尊負芻爲上客拜賤卒爲神師
乎走爲僕增愧汗耳清明江夜小飲頗豪返棹則以
風候迅速夢中過龍平不及朝食抵舍竟負初約且
孤張子龍饒汝順雅意悔恨無及奈何比者病暑謝
客無間通起居從者遠來何當注念敬謝敬謝承諭

八月過訪賓主皆便謹當除榻宿醕以待之朱秉器
前在貴筑書問慇懃自入京兆後曾一致書未蒙見
荅豈公卿以廢益友耶一咲一咲從者旋草草附復
外三白酒一包天池茶一餅携自吳中來者敢以奉
獻又詩扇一柄附覽所惠犀盃絹畫業已啓而視之
皆清玩也但山人無修養之體壁乞心諒之

與朱康侯文學

杪歲辱枉顧備領清言雖信宿勝平原十日飲即便
道勝呂安千里駕也某家貧歲儉無以爲從者結歡
至今負愧胡山人來承賜書并古體詩爲壽展讀數

過竊歎康侯負兼才而抗志高遠經術枕文並臻妙
境遂令老夫吐舌何有餘子乎幸勉戒衡轍不患不
千里也尊公墓銘業已拜命之辱不獨心許會獻歲
以來日爲椒栢所困卽游客踵至不能應又患痰症
腕骨作痛坐起失常不敢潦草親鉛槧姑待天氣和
暖勉搆馳上倘康侯不以爲誕乎律詩二章卽康侯
行後補作者茲特附使陳覽古體詩亦容嗣和諸乞
裁諒不宣

復胡對薇書

伏自門下有隴西之行不復相聞問間叩之里人率

謂起居無恙稍爲慰心顧獨鳳雛麟趾消息尚遲則
晷刻望之矣使者遠自數千里來儼然存及腐朽已
踰望外而又執禮過謙頒惠過腴豈腐朽所能當乎
且感且愧追憶兒時望潼川公若僊稍長乃得侍席
里門接塵京邸益習其溫文之度而心異其博茂之
才仕僅下大夫曾不及中壽客死至今有餘悲焉名
世之業其屬之門下矣奉委作狀昔心復萌於義亦
不敢自外第恐衰齒枯腸不能掄揚世德奈何使者
亟趣鄂城不暇停鞭待報率爾先謝俟其重來當具
草上也諒之諒之

荅孫震南公祖書

空谷柴居衰頽日甚百禮都廢世亦厭聞其姓名不
圖明公忘分見念寵之華牘貺以豐儀典出非常兒
孫共訝且自明公下車向未敢以一字通心第聞牧
政侔潁渤清風播江漢日從父老歌詠太平竊欲有
所撰結一致區區之私會以家難拆心鉛槧廢閣頃
又以不慎致疾僵卧呻吟報書不知所云且卒卒無
以荅貺死罪死罪

報王損之

昨年走吊反辱厚辱厚遺言之非分愧感而已閭門

別後抵秣陵稍以應酬濡滯到舍則五月矣江行觸暑卧病兩旬仗庇小愈茲又踰一歲明春且七十酒德詩懷尚不甚減第念尊公四十年交情敦若千古今遂爲異世卽想像瞻忽未能一日忘東望海天似有缺陷悵悵何極惟是執事昆玉振翼接武爲一代儒家文林門祚寔大世德彌彰鄙人所稱老師老友皆可含咲地下是上願也尊公傳奉有遺命必不敢以不文辭幸以狀來萬千

復張念華書

頃歲呂倩自桂林來持門下手書見問長跼讀之辭

旨溫密令人擊節解頤何門下嗜古之篤而託交之神也山谷癯知感莫知所自矣夫門下負用世鉅材遭遘明盛間望勲伐咫尺機衡茲且銳意述作力追風雅而究三不朽之業乃復近取羽王遠交不佞豈所謂棄千金而買死馬骨乎此之爲志非今人可與語顧不佞何以承之

報鄧滿谷書

別門下不記歲年僕且七十老矣門下負王佐之才不用於一世而用於千百世著書種種儒術經制備焉真足以興禮樂致治安而名望詞章皆虛文也每

一馳情輒復長歎非徒感別實有所繫於中此見
天子思賢禁林虛席詔下之日莫不爲門下揚眉
門下將登安車就道乎將爲魯兩生平然以愚意計
之則一官不足爲門下重而門下當爲吾道重也適
鄒生自貴邑來云門下問及遂敢因鄒生附致一問
併以二詩請質

荅賴大參書

昭武舊游三十年如一夢第聞明公惠政去思至今
猶昔則謂昭武與賴渤齊名何忝焉且聞明公間關
蜀道叱馭回車才有所不盡用功有所不盡歸高蹈

清風羽儀一世潦倒如生徒有延仰耳令姪孫茂承
重來下問慚無一字之裨第得明公書問若從天來
高義溫辭披之累日有如奉几杖叩金玉也自分踈
薄何以承之感刻感刻屈丙子中棄抱痛成痾莫知
所以荅貺聊賦一律用見鄙懷伏惟覽照幸甚

報李本寧書

數月之間三遣使矣慶弔相關至情無已而以施於
鄙薄衰廢私心寔有所未安足下何仁也諸孝廉得
足下佳文業已裝軸賜賀揭之中堂真足以表雲漢
掩珠玉獨愧其人未必能當萬一奈何方圖遣謝會

感寒卧疾不能作書而使者在門矣筐篚充庭且從東海驅蓬萊山蹶至即善爲岡陵之祝者無可致辭又何敢踰隴望蜀耶回憶舊得此圖二十年前無時把玩已爲鬱攸所灾遂作烏有豈知二十年後又重見之可知海市幻也而圖之自有而無又自無而有亦幻也以我兩人閱世曾何事不幻哉倚枕占謝併布區區

荅王孟嘉書

執事文武才在國爲虎臣承家爲龍種乃猶下交稚子與之倡和又從而緩急之窮旅寄遭通家至誼非

叔季所易觀也且得借觀風雅心竊重之因而感念
尊公舊交薄致哀輓蓋旣悼修靈之不返而猶幸來
裔之寢昌即繼命如君牙續史如遷固不足多也詎
意執事用情大過而遣再存厚割家珍遠託知己顧
僕已衰甚何修以承之愧死愧死玄省些諸篇爛然
珠玉業已詳玩不能贊一詞惟執事裁定教之

報穆考功公子書

尊公高義中外共欽僕忝神交傾嚮尤切由甌甌洞
望迢迢園則數千里咫尺也俄聞訃音五內縷割豈
間世才品亦不免於造物忌耶幸不朽之業在又得

賢于如執事承而繼述之則尊公不以年算爲壽後
千百世如生矣遠承謬委分不敢當貴邑去京師不
過數日之程鴻筆鉅卿多尊公所友善不以相託而
託之林間朽人咄咄異事且閱執事來書與行畧古
雅精宏能令人死舌閣筆用是逡巡數月不敢吐一
辭屬我見翁公祖健翰如雨命使如星遂無所逃避
勉脫一草自顧蕪拙不足爲尊公表揚抱愧欲死奈
何惟執事繩削用之不勝大頌

啓三首

賀巡撫僉都御史邵公召回都察院啓

伏以 天祐 皇家篤生彥聖 帝崇風紀簡用耆
儒降靈已應 昌期夾輔斯稱 命世羣僚竦意九列
延輝恭惟臺下毓秀姚墟研精 禹穴蜚聲吳會遠紹
甘棠之遺風奮跡 天朝躬承 鉅鬯之休命翰藻標
奇於廟觀風猷表正於島臺詳刑陟而天下稱平執
法中而萬邦爲憲保釐之澤洋洋浸潤江湖鎮靜之
威赫赫宣揚夷夏頃臨三楚比及二年哀列郡之阻
饑乳哺不遺餘力憤羣兇之負固芟夷輒有成勞文
武兼資寬嚴並濟撫牀清嘯南樓興擬庾公緩帶臨
戎西峴思遺叔子勛伐累書於盟府謨謀薦協於台

唐書卷之八十一
司四嶽讓能趣絳駟而入侍百官受質操白簡以升
聞忠結主知歲遇九遷非異數道從時泰身依二
曜有餘光振世德在廟廊流清風在江漢國倫分
投縞紵已叨廿載之前歡接樽罍更出群情之表偕
父老攀轅靡及望闕銓執御無從爰屬小言用申遙
祖伏望臺下益勵初忱弘宣聖緒修將相之業期
與伊呂為徒作帝王之師銘之鼎彝不朽

賀韓使君五十啓

恭惟公祖臺下才擅經綸望傾朝野明經高第士
林欽董賈之文章秉議法曹郎署以張于爲矜式宜

承駿命出綰麟符楚十五城首列吏民之長鄂于
萬戶躬行字牧之仁迎刃解紛察眉求瘼五袴之歌
盈耳兩岐之頌載途考績書勞吏治比肩於潁渤
賜金增秩帝心流照於衡湘筋力方強初度五旬
如壯榮名未艾超遷八座何疑耿耿赤忠恩星與
壽星竝耀煌煌丹詔國曆與家曆齊長僚屬騰
歡山川借色某識韓有幸借冠方殷恭遇誕期聊效
臨陵之祝僻居遐谷虛懸拜舞之私屬有庸言具在
別牘

謝吳茂文啓

鹿垂シシオ一
伏以天回泰運璣衡肇啓三陽我思美人咫尺猶懸
一水辛盤栢酒未申接席之歡蕨境蓬心徒有停雲
之感匪但鑊人失色兼令玉燭無輝詎意鯁隅特勤
鴈使遺之華牘貺以豐儀文綺並陳光掩雲霞絢爛
奇珍錯列氣凌蘭蕙芬靈樾實自瑤池遠借延年
之助仙釀鬱爲醴液彌深飲德之私空谷朽癯自分
何修蒙厚遇執林高品將無同調結深交五內皆銘
一絲莫報謹裁蕪牘用謝雅情